

宋元戲  
曲攷

曲苑革集

增補曲苑革集

宋元戲曲考

全一冊

定價洋五角

六藝書局發行

## 宋元戲曲序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獨元人之曲爲時既近託體稍舉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於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爲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卽有一二學子以餘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鬱堙沈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爲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不能髣髴也輒思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跡以爲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乃成曲錄六卷戲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優語錄二卷古劇脚考色一卷曲調源流表一卷從事既久續有所得頗覺昔人之說與自己之書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記與心所領會者亦日有增益壬子歲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寫爲此書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爲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爲此學故也寫定有日輒記其緣起其有匡正補益則俟諸異日云海甯王國維序



# 宋元戲曲考

海寧 王國維

## 一 上古至五代之戲劇

歌舞之興其始於古之巫乎巫之興也蓋在上古之世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攝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中略』如此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中略』及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然則巫覲之興在少皞之前蓋此事與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說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褻舞形與工同意故商書言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漢書地理志言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治其鸞羽又曰東門之粉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鄭氏詩譜亦云是古代之巫實以歌舞爲職以樂神人者也商人好鬼故伊尹獨有巫風之戒及周公制禮禮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職禮有常數樂有常節古之巫風稍殺然其餘習猶有存者方相氏之毆疫也大蜡之索萬物也皆是物也故子貢觀於蜡而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告以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後人以八蜡爲三代之戲禮『東坡志林』非過言也

周禮既廢巫風大興楚越之間其風尤盛王逸楚辭章句謂楚國南部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俚因爲作九歌之曲古之所謂巫楚人謂之曰靈東皇太一曰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雲中君曰靈連蹇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此二者王逸皆訓爲巫而他靈字則訓爲神案說文「一」靈巫也古雖言巫而不言靈觀於屈巫之字子靈則楚人謂巫爲靈不自戰國始矣

古之祭也必有尸宗廟之尸以子弟爲之至天地百神之祀用尸與否雖不可考然晉語載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則非宗廟之祀固亦用之楚辭之靈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詞謂巫曰靈謂神亦曰靈蓋羣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動作者而視爲神之所馮依故謂之曰靈或謂之靈保東君曰思靈保兮賢姱王逸章句訓靈爲神訓保爲安余疑楚詞之靈保與詩之神保皆尸之異名詩楚茨云神保是饗又云神保是格又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毛傳云保安也鄭箋亦云神安而饗其祭祀又云神安歸者歸於天也然如毛鄭之說則謂神安是饗神安是格神安聿歸者於辭爲不文楚茨一詩鄭孔二君皆以爲述釋祭賓尸之事其禮亦與古禮有司徹一篇相合則所謂神保殆謂尸也其曰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蓋參互言之以避複耳知詩之神保爲尸則楚辭之靈保可知矣至於浴蘭沐芳華衣若英衣服之麗也緩節安歌竽瑟浩倡歌舞之盛也乘風載雲之詞生別新知之語荒淫之意也是則靈之爲職或偃蹇以象

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後世戲劇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巫覡之興雖在上皇之世然俳優則遠在其後列女傳云夏桀既喪禮義求倡優侏儒狎徒爲奇偉之戲此漢人所紀或不足信其可信者則晉之優施楚之優孟皆在春秋之世案說文「八」優饒也一曰倡也又曰倡樂也古代之優本以樂爲職故優施假歌舞以說里克史記稱優孟亦云楚之樂人又優之爲言戲也左傳宋華弱與樂欒少相狎長相優杜注優調戲也故優人之言無不以調戲爲主優施烏鳥之歌優孟愛馬之對皆以微詞託意甚有諷而爲虐者穀梁傳頰谷之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厥後秦之優旃漢之幸倡郭舍人其言無不以調戲爲事要之巫與優之別巫以樂神而優以樂人巫以歌舞爲主而優以調諢爲主巫以女爲之而優以男爲之至若優孟之爲孫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爲相優施一舞而孔子謂其笑君則於言語之外其調戲亦以動作行之與後世之優頗復相類後世戲劇當自巫優二者出而此二者固未可以後世戲劇視之也

附考 古之優人其始皆以侏儒爲之樂記稱優侏儒頰谷之會孔子所誅者穀梁傳謂之優而孔子家語何休公羊解詁均謂之侏儒史記李斯列傳侏儒倡優之好不列於前滑稽列傳亦云優旃者秦倡侏儒也故其自言曰我雖短也幸休居此實以侏儒爲優之一確證也晉語侏儒扶盧韋昭注扶緣也盧矛戟之秘緣之以爲戲此卽漢尋橦之戲所由起而優人於歌舞調戲外且兼以競技爲事矣

漢之俳優亦用以樂人而非以樂神鹽鐵論散不足篇雖云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然漢書禮樂志載郊祭樂人員初無優人惟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有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一孟康曰象人若今戲魚蝦獅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一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此外尙有黃門倡此種倡人以郭舍人例之亦當以歌舞調諠爲事以倡而兼象人則又兼以競技爲事蓋自漢初已有之賈子新書匈奴篇所陳者是也至武帝元封三年而角觝戲始興史記大宛傳安息以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是時上方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觝抵出奇戲諸怪物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觝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按角抵者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南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是角抵以角技爲義故所包頗廣後世所謂百戲者是也角抵之地漢時在平樂觀觀張衡西京賦所賦平樂事殆兼諸技而有之烏獲扛鼎都盧尋撞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則角力角技之本事也巨獸之爲曼延舍利之化仙車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所謂加眩者之工而增變者也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則假面之戲也女媧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委蛇洪厓立而指揮被羽毛之氎襪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歌舞之人又作古人之形象矣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則且敷衍故事矣至李尤平樂觀賦一藝文類聚六十三一亦云有仙駕雀其形虬虬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諠



爲偶則明明有俳優在其間矣及元帝初元五年始罷角抵然其支流之流傳於後世者尚多故張衡李尤在後漢時猶得取而賦之也

至魏明帝時復修漢平樂故事魏略「魏志明帝紀裴注所引」帝引穀水過九龍殿前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故魏時優人乃復著聞魏志齊王紀注引世語及魏氏春秋云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姜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謂押詔書」帝懼不敢發又魏書「裴注引」載司馬師等廢帝奏亦云使小優郭懷袁信於廣場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太后廢帝令亦云日延倡優恣其醜態則此時倡優亦以歌鼓戲謔爲事其作遼東妖婦或演故事蓋猶漢世角抵之餘風也

晉時優戲殊無可考惟趙書「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九引」云石勒參軍周延爲館陶令斷官絹數萬匹下獄以八議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爲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正坐取是入汝輩中以爲笑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亦載此事云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然後漢之世尙無參軍之官則趙書之說殆是此事雖非演故事而演時事又專以調諠爲主然唐宋以後脚色中有名之參軍實出於此自此以後迄南朝亦有俗樂梁時設樂有曲有舞有技然六朝之季恩倖雖

盛而俳優罕聞蓋視魏晉之優殆未有以大異也

由是觀之則古之俳優但以歌舞及戲謔爲事自漢以後則間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實始於北齊顧其事至簡與其謂之戲不若謂之舞之爲當也然後世戲劇之源實自此始舊唐書音樂志云代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樂府雜錄與崔令欽教坊記所載略同又教坊記云踏搖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爲笑樂此事舊唐書音樂志及樂府雜錄亦紀之但一以蘇爲隋末河內人一以爲後周士人齊周隋相距歷年無幾而教坊記所紀獨詳以爲齊人或當不謬此二者皆有歌有舞以演一事而前此雖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雖演故事未嘗合以歌舞不可謂非優戲之創例也蓋魏齊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國其與西域諸國交通頻繁龜茲天竺康國安國等樂皆於此時入中國而龜茲樂則自隋唐以來相承用之以迄於今此時外國戲劇當與之俱入中國如舊唐書音樂志所載撥頭一戲其最著之例也案蘭陵王踏搖娘二舞舊志列之歌舞戲中其間尙有撥頭一戲志云撥頭者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之也樂府雜錄謂之鉢頭

此語之爲外國語之譯音固不待言且於國名地名三者中必居其一焉其入中國不審在何時按北史西域傳有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按五萬一千里必有誤字北史西域傳諸國雖大秦之遠亦僅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拔豆上之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此五萬一千里疑亦三萬一千里之誤也』隋唐二志卽無此國蓋於後魏之初一通中國後或亡或隔絕已不可知如使撥頭與拔豆爲同音異譯而此戲出於拔豆國或由龜茲等國而入中國則其時自不應在隋唐以後或北齊時已有此戲而蘭陵王踏搖娘等戲皆模倣而爲之者歟

此種歌舞戲當時尙未盛行實不過爲百戲之一種蓋漢魏以來之角抵奇戲尙行於南北朝而北朝尤盛魏書樂志言太宗增修百戲撰合大曲隋書音樂志亦云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中略』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周明帝武成間朔旦會羣臣亦用百戲及宣帝時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爲之至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自是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至旦以縱觀至晦而罷伎人皆衣綿繡繪綵其歌舞者多爲婦人服鳴環珮飾以花眊者殆三萬人故柳彧上書謂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隋書柳彧傳』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初學記卷十五』所詠亦略同雖侈靡跨於漢代然視張衡之賦西京李尤之賦平樂觀其言固

未有大異也

至唐而所謂歌舞戲者始多概見有本於前代者有出新撰者今備舉之

一代面 大面

舊唐書音樂志一則『見前』

樂府雜錄鼓架部條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戰鬥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卽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

教坊記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爲假面臨陳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二撥頭 鉢頭

舊唐書音樂志一則『見前』

樂府雜錄鼓架部條鉢頭昔有人父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

三踏搖娘 蘇中郎 蘇郎中

舊唐書音樂志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色善

歌爲怨苦之辭河朔演其聲而被之弦管因爲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近代優人改其制度非舊旨也

樂府雜錄鼓架部條蘇中郎後周土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帶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郎有踏搖娘

教坊記一則『見前』

#### 四參軍戲

樂府雜錄俳優條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臧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衣白夾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言韶州參軍蓋由此也

趙璘因話錄『卷一』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緣衣乘簡者謂之參軍椿

范摠雲溪友議『卷九』元稹廉問浙東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探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

【附】五代史吳世家徐氏之專政也楊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羈衣髻善爲蒼鶻

【附】姚寬西溪叢語「下」引吳史徐知訓怙威驕淫調謔王無敬長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稱參軍令王墜髻鴉衣爲蒼頭以從

五樊噲排君難戲 樊噲拍鬪劇

唐會要「卷三十三」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製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宋敏求長安志「卷六」昭宗宴李繼昭等將於保寧殿親制讚成功曲以褒之仍命伶官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之

陳陽樂書「卷一百八十六」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始作樊噲排鬪劇

此五劇中其出於後趙者一「參軍」出於北齊或周隋者二「大面踏搖娘」出於西域者一「撥頭」惟樊噲排君難戲乃唐代所自製且其布置甚簡而動作有節固與破陣樂慶善樂諸舞相去不遠其所異者在演故事一事耳顧唐代歌舞戲之發達雖止於此而滑稽戲則殊進步此稱戲劇優人恒隨時地而自由爲之雖不必有故事而恒託爲故事之形惟不容合以歌舞故與前者稍異耳其見於載籍者茲復彙舉之其可資比較之助者餘不少也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二」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

不更訴者出之尙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優人作魘狀戲於上前問魘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罪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擊獄抑之故魘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舊唐書文宗紀太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節上宴羣臣於麟德殿是日雜戲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黷亟命驅出

高彥休唐闕史『卷下』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匡正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褰衣博帶攝齋以升講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乎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唐無名氏玉泉子真錄『說郛卷四十六』崔公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集其家僮教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卽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列於傍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其間張樂命酒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

悉類李氏平昔所嘗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而然且觀之僮志在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而作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辨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敷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泊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卽是非相翌日出官

附五代

北夢瑣言「卷十四」劉仁恭之軍爲汴帥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諸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

錢易南部新書「卷癸」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日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鄭文寶江南餘載「卷上」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人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又「卷上」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



又入觀人不敢交語唯道路相目捋鬚爲慶而已崇歸又徵捋鬚錢其在建康伶人戲爲死而獲譴者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獼

觀上文之所彙集知此種滑稽戲始於開元而盛於晚唐以此與歌舞戲相比較則一以歌舞爲主一以言語爲主一則演故事一則諷時事一爲應節之舞蹈一爲隨意之動作一可永久演之一則除一時一地外不容施於他處此其相異者也而此二者之關紐實在參軍一戲參軍之戲本演石耽或周延故事又雲溪友議謂周季南等弄陸參軍歌聲微雲則似爲歌舞劇然至唐中葉以後所謂參軍者不必演石耽或周延凡一切假官皆謂之參軍因話錄所謂女優弄假官戲其緣衣乘簡者謂之參軍格是也由是參軍一色遂爲脚色之主其與之相對者謂之蒼鶻李義山驕兒詩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五代史吳世家所紀足以證之上所載滑稽劇中無在不可見此二色之對立如李可及之儒服險巾褰衣博帶崔鉉家童之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南唐伶人之綠衣大面作宣州土地神皆所謂參軍者爲之而與之對待者則爲蒼鶻此說觀下章所載宋代戲劇自可了然此非想像之說也要之唐五代戲劇或以歌舞爲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視南宋金元之戲劇尙未可同日而語也

## 二宋之滑稽戲

今日流傳之古劇其最古者出於金元之間觀其結構實綜合前此所有之滑稽戲及雜戲小說爲之又

宋元之際始有南曲北曲之分此二者亦皆綜合宋代各種樂曲而爲之者也今欲溯其發達之跡當分爲三章論之一宋之滑稽戲二宋之雜戲小說三宋之樂曲是也

宋之滑稽戲大略與唐滑稽戲同當時亦謂之戲劇茲復彙集之如下

劉攽中山詩話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李義山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搏擗至此聞者歡笑

范鎮東齊紀事「卷一」賞花釣魚賦詩往往有宿構者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適至會命賦山水石其間多荒惡者蓋出其不意耳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筆若吟詠狀其一人忽仆於界石上衆扶掖起之既起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准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其詩令中書銓定祕閣校理韓義最爲鄙惡落職與外任

張師正倦游雜錄「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卷六十四引」景祐末詔以鄭州爲奉寧軍蔡州爲淮康軍范雍自侍郎領淮康節鉞鎮延安時羌人旅拒戍邊之卒延安爲盛有內臣盧押班者爲鈐轄心常輕范一日軍府闔宴有軍伶人雜劇稱參軍夢得一黃瓜長丈餘是何祥也一伶賀曰黃瓜上有刺必作黃州刺史一伶批其頰曰若夢見鎮府羅蘭須作蔡州節度使范疑盧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爲城

且

宋無名氏續墨客揮犀『卷五』熙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現假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旁立者曰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爲奈河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江少虞皇宋事實類苑卷六十五引此條作倦游雜錄』

朱彥萍洲可談『卷三』熙寧間王介甫行新法『中略』其時多引人上殿伶人對上作俳跨驢直登軒陛左右止之其人曰將謂有脚者盡上得薦者少沮

陳師道談叢『卷一』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其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於龔深之『之當作父』善譏士之寡聞也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十』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爲小商自稱姓趙以瓦甌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甌倒糖流於地小商彈采歎息曰甜采你卽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爲甜采

李唐師友談記東坡先生近令門人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曰士大夫近年做東坡桶高檐短帽名曰子體樣曰鷹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戲者一優丁仙現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

萍洲可談「卷三」王德川爲使相黑色俗號黑相嘗與北使伴射使已中的黑相取箭鏢頭一發破前矢俗號劈筈箭姚麟亦善射爲殿帥十年伴射嘗蒙獎賜崇寧初王恩以遭遇處位殿帥不習弓矢歲歲以伴射爲窘伶人對御作俳先一人持一矢入曰黑相劈筈箭售錢三百萬又一人持八矢入曰老姚射不輸箭售錢三百萬後二人挽箭一車入曰車箭賣一錢或問此何人家箭價賤如此答曰王恩不及堞箭

又崇寧鑄九鼎帝鼎居中八鼎各鎮一隅是時行當十錢蘇州無賴子弟冒法盜鑄會浙中大水伶人對御作俳今歲東南大水乞遺彤鼎往鎮蘇州或作鼎神附奏云不願前去恐一例鑄作當十錢朝廷因治章綈之獄

會敏行獨醒雜志「卷九」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優人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

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糜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束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整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乃長嘆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

洪邁夷堅志丁集「卷四」俳優侏儒周技之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諫之義世目爲雜劇者是已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爲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爲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據游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道士失亡度牒開被載時亦元祐也剝其衣服使爲民一士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爲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在左藏庫請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挺杖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至尊亦解顏

又蔡京作宰弟卞爲元樞下乃王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於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近蒙公樽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命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情憤不能堪

徑趨從禮室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下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上爲此而止

又又常設三輩爲儒道釋各稱頌其教儒者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雜媒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末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爲汝陳之盍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內自太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書者盡爲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爲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老曰老而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疾家貧不能拯療於是南安濟坊使之存虛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效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惟貧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爲漏澤園無以斂則與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悚然促之再三乃覺額答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爲惻然長思弗以爲罪

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十一』宣和間徽宗與禁攸輩在禁中自爲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個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曰你也好個司馬丞相

又『卷十』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髻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觀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否太宰奉祠就第此纒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宋人有此俗語』

劉績霏雪錄宋高宗時饜人淪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異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曰餛飩子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上大笑赦原饜人

張知甫可書金人自侵中國惟以毆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戲云若要勝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知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鎗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鑿子甲金國有毆棒我國有天靈蓋人皆笑之

岳珂程史『卷七』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南錢千萬綵千緡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鑲爲幞頭勝俗指而問曰此何鑲曰二聖鑲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物此

鑽掉腦後可也。坐失色檜怒曰：「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

夷堅志丁集『卷四』紹興中李榕年行經界景田法方事之初，郡縣奉命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爲先聖先師，鼎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然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爲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顏子默默無語。或於傍笑曰：『使汝不是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時秦檜方主李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卽以謗褻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

又壬戌省試，秦檜之子嬉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卽戲場誤爲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論，知舉官爲誰，指侍從某尙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者非之曰：「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彭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爲彭王，問者嗤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領略一閃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二』此條當出宋人小說，未知所本。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則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旉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



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資故譏之

張端義貴耳集「卷一」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曰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  
人次問第二秀才仙鄉何處曰澤州人次問第三秀才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何生藥曰某  
鄉出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甘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  
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卽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又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持褲  
一腰只有一只褲口買者得之問如何著賣者曰兩脚併做一褲口買者曰褲却併了只恐行不得壽  
皇卽寢此議

程史「卷十」淳熙間胡給事元質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中略」會初場賦題出舜聞善若  
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中略」忽一老儒攜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  
十四秦有之一爲頓沛一爲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沛字乃從兩爲可疑衆曰是闕然叩籬請  
中略「或入於房執考校者一人歐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或又咨其誤曰第  
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其不稱於禮遇也怒物色爲首者  
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旣折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於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

說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以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敢問唐三百年間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誦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考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撻拒騰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據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褐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諷己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棚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座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歛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俛尻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雲爲郡士所使綠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然其語盛傳至今

又「卷五」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肖爲知閣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宴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敍履歷才藝應得美官而流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嘆又爲日者敵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申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以五星局中財帛富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事成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宴者皆縮頸匿笑

張仲文白蠟髓「說郛卷三十八」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戊集」韓侂胄用兵既敗爲之鬚髮俱白困悶不知所爲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此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名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曰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果「按果當作倬」敗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盡碎其一人曰苦苦苦壞了多少生靈只因移果桌

費耳集「卷下」袁彥純尹京專一留意酒政煮酒賣盡取常州宜興縣酒衢州龍游縣早在都下賣御前雜劇三個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爭坐位常守讓京尹曰豈宜在我二州之下衢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問曰如何有此說衢守云他是我二州拍戶寧廟亦大笑

又史同叔爲相日府中開宴用雜劇人作一士人念詩曰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自後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雜劇

程史「卷十三」蜀伶多能文俳諧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燕集多用之嘉定中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狎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衣冠服數人游於庭曰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當或曰於或曰君問其所莅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

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卽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卽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詫以選調爲淹抑有然適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弟盍叩十哲而請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額曰如之何必改竟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憮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顏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記一時之劇語如此

齊東野語「卷十三」蜀優尤能涉獵古經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子與改可謂僂倂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汝何不鑽曰吾非不鑽而鑽爛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蓋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尙之樂而餘者互譏笑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諛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又近者己亥史巖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幘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榜一人答云如今做官的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曰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

又女冠吳知古用人皆側目內宴參軍肆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吾方聽鬻粟可少緩請至再三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鬻粟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鬻粟也又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謂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端平間督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所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於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媢侮君子者府尹乃悉黥其人

西湖游覽志餘「卷二不知其所本」丁大全作相與董宋臣表裏「中略」一日內宴一人專打鑼一人扑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了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仇遠禪史『說郛卷二十五』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虛有金姓者世爲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時熟知其爲人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如期往爲優戲作渾曰某寺有鐘寺僧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巨神神怪不敢登也主僧亟往視之神卽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既是鐘神何故投拜衆皆大笑范爲之不懌其人亦不顧識者莫不多之

附遼金僞齊

宋史孔道輔傳道輔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艷然徑出

邵伯溫聞見前錄『卷十』路公謂溫公曰吾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梃朴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溫公媿謝

沈作喆寓簡『卷十』僞齊劉豫既僭位大宴羣臣教坊進雜劇有處士問星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下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卽位之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眞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曰汝固不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只少四星兒裏

金史后妃傳章宗元妃李氏勢位熏赫與皇后侔一日宴宮中優人玳瑁頭者戲於上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凰見乎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一音同李妃一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

宋遼金三朝之滑稽劇其見於載籍者略具於此此種滑稽劇宋人亦謂之雜劇或謂之雜戲呂本中童蒙訓曰作雜劇者打猛譚入却打猛譚出吳自牧夢梁錄亦云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聖節內殿雜戲爲有使人預宴不敢深作諧諠則無使人時可知是宋人雜劇固純以談諧爲主與唐之滑稽劇無異但其中脚色較爲著明而布置亦稍複雜雖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正戲劇尙遠然謂宋人戲劇遂止於此則大不然雖明之中葉尙有此種滑稽劇觀文林瑯邪漫鈔徐咸西園雜記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所載者全與宋滑稽劇無異若以此概明之戲劇未有不笑之者也宋劇亦然故欲知宋元戲劇之淵源不可不兼於他方面求之也

### 三宋之小說雜戲

宋之滑稽戲雖託故事以諷時事然不以演事實爲主而以所含之意義爲主至其變爲演事實之戲劇則當時之小說實有力焉

小說之名起於漢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藝文志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四篇其書之體例

如何今無由知唯魏略「魏志王粲傳注引」言臨淄侯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則似與後世小說已不相遠六朝時千寶任昉劉義慶諸人咸有著述至唐而大盛今太平廣記所載實集其成然但爲著述上之事與宋之小說無異焉宋之小說則不以著述爲事而以講演爲事灌園耐得翁都城記勝謂說話有四種一小說一說經一說參請一說史言夢梁錄「卷二十」所紀略同武林舊事「卷六」所載諸色伎藝人中有書會「謂說書會」有演史有說經諷經有小說而都城紀勝夢梁錄均謂小說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則演史與小說自爲一類此三書所紀皆南渡以後之事而其源則發於宋初高承事物紀原「卷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東坡志林「卷六」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云云東京夢華錄「卷五」所載京瓦伎藝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賈五代史至南渡以後有敷衍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者見於夢梁錄此皆演史之類也其無關史事者則謂之小說夢梁錄云小說一名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踪參等事則其體例亦當與演史大略相同今日所傳之五代平話實演史之遺宣和遺事殆小說之遺也此種說話以敘事爲主與滑稽劇之但託故事者迥異其發達之跡雖略與戲曲平行而後世戲劇之題目多取諸此其結構亦多依倣爲之所以資戲劇之發達者實不少也

至與戲劇更相近者則爲傀儡傀儡起於周季列子以偃師刻木人事爲在周穆王時或係寓言然謂列



子時已有此事當不誣也樂府雜錄以爲起於漢祖平城之圍其說無稽通典則云窟礪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其說本於應劭風俗通則漢時固確有此戲矣漢時此戲結構如何雖不可考然六朝之際此戲已演故事顏氏家訓書證篇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禿禿當時前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禿唐時傀儡戲中之郭郎實出於此至宋猶有此名唐之傀儡亦演故事封氏聞見記「卷六」大歷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遲郭公突厥闕將之象機關動作不異於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至宋而傀儡最盛種類亦最繁有懸絲傀儡走線傀儡杖頭傀儡藥發傀儡肉傀儡水傀儡各種「見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梁錄」夢梁錄云凡傀儡敷衍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中略」大抵弄此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等也則宋時此戲實與戲劇同時發達其以敷衍故事爲主且較勝於滑稽劇此於戲劇之進步上不能不注意者也

傀儡之外似戲劇而非真戲劇者尙有影戲此則自宋始有之事物紀原「九」宋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綠飾作影人始爲魏吳蜀三分戰爭之象東京夢華錄所載京瓦伎藝有影戲有齣影戲南宋尤盛夢梁錄云有弄影戲者元汴京初以素紙彫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彫形以綵色

裝飾不致損壞。中略。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蓋亦寓褒貶於其間耳。然則影戲之爲物。專以演故事爲事。與傀儡同。此亦有助於戲劇之進步者也。以上三者皆以演故事爲事。小說但以口演傀儡影戲則爲其形象。突然而非以人演也。其以人演者。戲劇之外。尚有種種亦戲劇之支流而不可不注意也。

三教 東京夢華錄「卷十」十二月卽有貧者三教人爲一火裝。婦人神鬼敲鑼擊鼓巡門乞錢俗呼爲打夜胡。

訝鼓 續墨客揮犀「卷七」王子醇初平熙河邊。薩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士爲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於世。其舉動舞裝之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初製也。或云子醇初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爲訝鼓隊。繞出軍前。虜兒皆愕眙。進兵奮擊。大破之。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亦云。如舞訝鼓。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

舞隊 武林舊事「卷二」所紀舞隊全與前二者相似。今列其目。

查查鬼「查大」 李大口「一字口」 賀豐年 長瓠斂「長頭」 兔吉「兔毛大伯」 吃

遂 大慈兒 蠶姐 麻婆子 快活二郎 黃金杏 瞎判官 快活三娘 沈承務 一臉膜

貓兒相公 洞公翁 細姐 河東子 黑遂 王鐵兒 交椅 夾棒 屏風 男女竹馬 男女

杵歌 大小斫刀鮑老 交衾鮑老 子弟清音 女童清音 諸公獻寶 穿心國入貢 孫武子  
教女兵 六國朝 四國朝 遏雲社 緋綠社 胡安女 鳳阮稽攀 撲蝴蝶 回陽丹 火藥  
瓦盆鼓 焦鎚架兒 喬三教喬迎酒 喬親事 喬樂神『馬明王』 喬捉蛇 喬學堂  
喬宅眷 喬像生 喬師娘 獨自喬 地仙 旱划船 教象 裝態 村田樂 鼓板 踏擻『  
一作踏躑』 撲旗 抱鐵騎鬼 獅豹蠻牌 十齋郎 要和尙 劉袞 散錢行 貨郎 打嬌  
惜

其中裝作種種人物或有故事其所以異於戲劇者則演劇有定所此則巡迴演之然後來戲名曲名中多用其名目可知其與戲劇非毫無關係也

#### 四宋之樂曲

前二章既述宋代之滑稽及小說雜戲後世戲劇之淵源略可於此窺之然後代之戲劇必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後戲劇之意義始全故真戲劇必與戲曲相表裏然則戲曲之爲物果如何發達乎此不可不先研究宋代之樂曲也

宋之歌曲 最通行而爲人人所知者是爲詞亦謂之近體樂府亦謂之長短句其體始於唐之中葉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漸多及宋而大盛宋人讌集無不歌以侑觴然大率徒歌而不雜其歌亦以一闋爲率

其有連續歌此一曲者如歌陽公之采桑子凡十一首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凡十首一述西湖之勝一詠會真之事皆徒歌而不舞其所以異於普通之詞者不過重疊此曲以詠一事而已

其歌舞相兼者則謂之傳踏『會慥樂府雅詞卷上』亦謂之轉踏『王灼碧雞漫志卷三』亦謂之纏達『夢梁錄卷二十』北宋之轉踏恆以一曲連續歌之每一首詠一事共若干首則詠若干事然亦有合若干首而詠一事者碧雞漫志『卷三』謂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述開元天寶遺事是也其曲調唯調笑一調用之最多今舉其一例

調笑轉踏 鄭僅『樂府雅詞卷上』

良辰易失信四者之難併佳客相逢實一時之盛會用陳妙曲上助清歡女伴相將調笑入隊

秦樓有女字羅敷二十未滿十五餘金鑲約腕攜籠去攀枝折葉城南隅使君春思如飛絮五馬徘徊芳草路東風吹鬢不可親日晚蠶飢欲歸去

歸去攜籠女南陌春愁三月暮使君春思如飛絮五馬徘徊頻駐蠶飢日晚空留顧笑指秦樓歸去

石城女子名莫愁家住石城西渡頭拾翠每尋芳草路採蓮時過綠蘋洲五陵豪客青樓上醉倒金壺待清唱風高江闊白浪飛急催艇子操雙槳

雙槳小舟蕩喚取莫愁迎疊浪五陵豪客青樓上不道風高江廣千金難買傾城樣那聽繞梁清唱

繡戶朱簾翠幕張主人置酒宴華堂相如年少多才調消得文君暗斷腸斷腸初認琴心挑么絃暗寫相思調從來萬曲不關心此度傷心何草草

草草最年少繡戶銀屏人窈窕瑤琴暗寫相思調一曲關心多少臨邛客舍成都道苦恨相逢不早「此三曲分詠羅敷莫愁文君三事尙有九曲詠九事文多略之」

### 放隊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雲雨散游人陌上拾花鈿

此種詞前有勾隊詞後以一詩一曲相間終以放隊詞則亦用七絕此宋初體格如此然至汴宋之末則其體漸變夢梁錄「卷二十」在京時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間有纏達此纏達之音與傳踏同其爲一物無疑也吳錄所云與上文之傳踏相比較其變化之跡顯然蓋勾隊之詞變而爲引子放隊之詞變而爲尾聲曲前之詩後亦變而用他曲故云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也今纏達之詞皆亡唯元劇中正宮套曲其體例全自此出觀第七章所引例自可了然矣傳踏之制以歌者爲一隊且歌且舞以侑賓客宋時有與此相似或同實異名者是爲隊舞宋史樂志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日柘枝隊二曰劍器隊三曰婆羅門隊四曰醉鬚騰隊五曰諱臣萬歲樂隊六曰兒童感聖樂隊七曰玉兔渾脫隊八曰異域朝天隊九曰兒童解紅隊十曰射雕回鶻

隊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日菩薩蠻隊二曰感化樂隊三曰拋球樂隊四曰佳人剪牡丹隊五曰拂霓裳隊六曰探蓮隊七曰鳳迎樂隊八曰菩薩獻香花隊九曰綵雲仙隊十曰打球樂隊其裝飾各由其隊名而異如佳人剪牡丹隊則衣紅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探蓮隊則執蓮花菩薩獻香花隊則執香花盤其舞未詳其曲宋人或取以填詞其中有拂霓裳隊而碧雞漫志謂石曼卿作拂霓裳傳踏恐與傳踏爲一或爲傳踏之所自出也

宋時舞曲尙有曲破宋史樂志太宗洞曉音律製曲破二十九此在唐五代已有之至宋時又藉以演故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之劍舞卽是也今錄其辭如左

劍舞『鄮峯真隱漫錄卷四十六』

二舞者對廳立榻上『下略』樂部唱劍器曲破作舞一段了二舞者同唱霜天曉角

瑩瑩巨闕左右凝霜雪且向玉階掀舞終當有用時節唱徹人盡說寶此剛不折內使奸雄落膽外須遣豺狼滅

樂部唱曲子作舞劍器曲破一段舞罷二人分立兩邊別二人對裝者出對坐桌上設酒桌竹竿

子念

伏以斷蛇大澤逐鹿中原佩赤帝之眞符接蒼姬之正統皇威旣振天命有歸量勢雖盛於重瞳度德難

勝於隆準鴻門設會亞父輸謀徒矜起舞之雄姿厥有解紛之壯士想當時之賈勇激烈飛揚宜後世之效鑿迴翔宛轉雙鸞奏技四座騰歡

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一人左立者上袞舞有欲刺右漢裝者之勢又一人舞進前翼蔽之舞罷兩舞者並退漢裝者亦退復有兩人唐裝者出對坐桌上設筆硯紙舞者一人換婦人裝立袞上竹竿子念

伏以雲鬢聳蒼壁霧縠罩香肌袖翻紫電以連軒手握青蛇而的爍花影下游龍自躍錦袞上踏鳳來儀逸態橫生瑰姿譎起領此入神之技誠爲矚目之觀巴女心驚燕姬色沮豈唯張長史草書大進抑亦杜工部麗句新成稱妙一時流芳萬古宜呈雅慈以洽濃歡

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作龍蛇蜿蜒曼舞之勢兩人唐裝者起二舞者一男一女對舞結劍器曲破徹竹竿子念

項伯有功扶帝業大娘馳譽滿文場合茲二妙甚奇特欲使嘉賓醕一觴雀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騁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含晴光歌舞既終相將好去

念了二舞者出隊

由此觀之其樂有聲無詞且於舞蹈之中寓以故事頗爲唐之歌舞戲相似而其曲中有破有徹蓋截大

曲入破以後用之也

此外兼歌舞之伎則爲大曲六曲自南北朝已有此名南朝大曲則清商三調中之大曲宋書樂志所載者是也北朝大曲則魏書樂志言之而不詳至唐而雅樂清樂燕樂西涼龜茲安國天竺疏勒高昌樂中均有大曲『見大唐六典卷十四協律郎條注』然傳於後世者唯胡樂大曲耳其名悉載於教坊記而其詞尙略存於樂府詩集近代曲辭中宋之大曲卽自此出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大曲文獻通攷及宋史樂志具載其目此外亦尙有之故又有五十大曲及五十四大曲之稱『詳見予唐宋大曲攷茲略之』其曲辭之存於今日者有董穎薄媚『樂府雅詞卷上』曾布水調歌頭『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史浩探蓮『邵峯隱漫錄卷四十五』二曲稍長然亦非其全遍其中間一二遍則於宋詞中間遇之大曲遍數多至一二十其各遍之名則唐時有排遍入破徹『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而排遍入破又各有數遍徹者入破之末一遍也宋大曲則王灼謂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衰遍歇拍殺衰始成一曲謂之大遍『碧雞漫志卷三』沈括亦云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歛催擷衰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夢溪筆談卷五』沈氏所列各名與現存大曲不合王說近之惟擷後尙有延遍實催前尙有衰遍『卽張炎詞源所謂中袞』而散序與排遍均不止一遍排遍且多至八九故大曲遍數往往至於數十唯宋人多裁截用之卽其所用者亦以聲與舞爲主而不以詞爲主故多有聲無詞者



自北宋時葛守誠撰四十大曲而教坊大曲始全有詞然南宋修內司所編樂府混成集大曲一項凡數百解有譜無詞者居半「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則亦不以詞重矣其擷破催貸以舞之節名之此種大曲遍數既多自於敘事爲便故宋人詠事多用之今錄董穎薄媚以示其一例宋人大曲之存者以此爲最長矣

薄媚「西子詞樂府雅詞卷上」

排遍第八

怒濤卷雪巍岫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游月伴風隨值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放懷何事却興悲不爲回頭舊國天涯爲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卽中深機闔廬死有遺誓句踐必誅夷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遭勁敵可憐無計脫重圍歸路茫然城郭邱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排遍第九

自笑平生英氣凌雪凜然萬里宣威那知此際熊虎塗窮來伴麋鹿卑棲旣甘臣妾猶不許何爲計爭若都燔寶器盡誅吾妻子徑將死戰決雌雄天意恐憐之偶聞太宰正擅權貪賂市恩私因將寶玩獻誠雖脫霜戈石室囚繫憂嗟又經時恨不如燕自由歸殘月朦朧寒雨瀟瀟有血都成淚備嘗險厄反邦畿

冤憤刻肝脾

第十擲

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唯妖姬有傾城妙麗名稱「一作子」西子歲方筭夫羞惑此須致顛危范蠡微行珠貝爲香餌苧羅不釣釣深閨吞餌果殊姿素肌纖弱不勝羅綺鬢鏡畔粉面淡勻梨花一朵瓊壺裏嫣然意態嬌春寸眸剪水斜鬢翠人無雙宜名動君王翠層容易來登玉陛

入破第一

窄湘裙搖漢珮步步香風起斂雙蛾論時事蘭心巧會君意殊珍異寶猶自朝臣未與妾何人被此隆恩雖令效死奉嚴旨隱約龍姿忻悅更把甘言說辭俊美質娉婷天教汝衆美兼備聞吳重色憑汝和親應爲靖邊陲將別金門俄揮粉淚靚粧洗

第二虛催

飛雲駛香車故國難回睇芳心漸搖迤邐吳都繁麗忠臣子肯預知道爲邦崇諫言先啟願勿容其至周亡褒姒商傾妲己吳王却嫌胥逆耳纔經眼便深恩愛東風暗綻嬌藥綵鸞翻妬伊得取次于飛共戲金屋看承他宮盡廢

第三衰遍

華宴夕燈搖醉紛蘭蕙蟻桂揚翠袖合風舞輕妙處驚鴻態分明是瑤臺瓊樹闌苑蓬壺景盡移此地  
花繞仙步鶯隨歌吹寶帳煖留春日和韻郁融鴛被銀燭永楚雲濃三竿日猶褪霞衣宿醒輕腕嗅宮花  
雙帶繫合同心時波下比日深憐到底

第四催拍

耳盈絲竹眼搖珠翠迷樂事宮闈內爭知慚國勢陵夷姦臣獻佞轉恣奢淫天譴歲屢饑從此萬姓離心  
解體越遣使陰窺虛實蚤夜營邊備兵未動子胥存雖堪伐尙畏忠義斯人旣戮又且嚴兵卷土赴黃池  
觀釁種蠱方云可矣

第五套遍

機有神征鬻一鼓萬馬襟喉地庭喋血誅留守憐屈服斂兵還危如此當除禍本重結人心爭奈竟荒迷  
戰骨方埋靈旗又指勢連敗柔荑攜泣不忍相拋棄身在兮心先死宵奔兮兵已前闌謀窮計盡嘆鶴啼  
猿聞處分外悲丹穴縱近誰容再歸

第六歇拍

哀誠屢吐首東分賜垂暮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鏢紅委鸞存鳳去辜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尙望論功榮歸  
故里降令曰吳無赦汝越與吳何異吳正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去妖賴蛾眉宛轉竟殞鮫綃香骨委塵泥

渺渺姑蘇荒蕪鹿戲

第七煞竟

王公子青春更才美風流慕理耶溪一日悠悠回首凝思雲鬢烟鬢玉珮霞裾依約露妍姿送目驚喜俄迂玉趾同仙騎洞府歸去簾櫳窈窕戲魚水正一點犀通遽別恨何已媚魄千載教人屬意況當時金殿裏

此曲自排遍第八至煞袞共十遍而截去排遍第七以上不用此種大曲遍數既多雖便於敘事然其動作皆有定則欲以完全演一故事固非易易且現存大曲皆爲敘事體而非代言體卽有故事要亦爲歌舞戲之一種未足以當戲曲之名也

由上所述宋樂曲觀之則傳踏僅以一曲反復歌之曲破與大曲則曲之遍數雖多然仍限於一曲至合數曲而成一樂者唯宋鼓吹曲中有之宋大駕鼓吹恆用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梓宮發引則加耐陵歌虞主回京則加虞主歌各爲四曲南渡後郊祀則於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外又加奉禋歌降仙臺二曲共爲五曲合曲之體例始於鼓吹見之若求之於通常樂曲中則合諸曲以成全體者實自諸宮調始諸宮調者小說之支流而被之以樂曲者也碧雞漫志「卷二」熙寧元豐間澤州孔三傳始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夢梁錄「卷二十」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東

京夢華錄『卷五』紀崇觀以來瓦舍伎藝有孔三傳奕秀才諸宮調武林舊事『卷六』所載諸色伎藝人諸宮調傳奇有高郎婦等四人則南北宋均有之今其詞尙存者唯金董解元之西廂其董解元西廂胡元瑞焦理堂施北研筆記中均有攷訂訖不知爲何體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且妄以爲金人院本模範以余攷之確爲諸宮調無疑觀陶南村輪耕錄謂金章宗董解元所編西廂記時代未遠猶罕有人能解之則後人不識此體固不足怪也此編之爲諸宮調有三證本書卷一太平賺詞云俺平生情性好疎狂疎狂的情性難拘束一回家想麼詩魔多愛選多情曲比前賢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裏却著數此開卷自叙作詞緣起而自云在諸宮調裏其證一也元凌雲翰柘軒詞有定風波詞賊崔鶯鶯傳云翻殘金舊日諸宮調本纔入時人聽則金人所賦西廂詞自爲諸宮調其證二也此書體例求之古曲無一相似獨元王伯成天寶遺事見於雍熙樂府九宮大成所選者大致相同而元鍾嗣成錄鬼簿『卷上』於王伯成條下注云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於世王詞旣爲諸宮調則董詞之爲諸宮調無疑其證三也其所以名諸宮調者則由宋人所用大曲傳踏不過一曲其在同一宮調中甚明唯此編每宮調中多或十餘曲少或一二曲卽易他宮調合若干宮調以詠一事故謂之諸宮調今錄二三調以示其例

黃鐘宮『出隊子』最苦是離別彼此心頭難棄捨鶯鶯哭得似癡呆臉上啼痕都是血有千種恩情何處說夫人道天晚教郎疾去怎奈紅娘心似鐵把鶯鶯扶上七香車君瑞攀鞍空自擲道得箇冤家

寧奈些

(尾)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

仙呂調「點絳脣纏令」美滿生離據鞍兀兀離腸痛舊歡新寵變作高唐夢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  
西風送戍樓寒重初品梅花弄

(瑞蓮兒)衰草淒淒一徑通丹楓索索滿林紅平生蹤跡無定著如斷蓬聽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  
(風吹荷葉)憶得枕鴛衾風今宵管半壁兒沒用觸目淒涼千萬種見滴流流的紅葉浙零零的微雨  
率刺刺的西風

(尾)驢鞭半褭吟肩雙簷休問離愁輕重向箇馬兒上駝也不駝動「離蒲西行三十里日色晚矣野  
景堪畫」

仙呂調「賞花時」落日平林噪晚鴉風袖翩翩催瘦馬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草帶霜滑瞥見箇  
孤林端入畫籬落蕭疏帶淺沙一箇老大伯捕魚蝦橫橋流水茅舍映荻花

(尾)駝腰的柳樹上有魚槎一竿風旆茅簷上掛澹煙瀟灑橫鎖著兩三家「生投宿於村落」

此上八曲已易三調全書體例皆如是此於敘事最爲便利蓋大曲等先有曲而後人借以詠事此則制  
曲之始本爲敘事而設故宋金雜劇院本中後亦用之「見後二章」非徒供說唱之用而已

宋人樂曲之不限一曲者諸宮調之外又有賺詞賺詞者取一宮調之曲若干合之以成一全體此體久爲世人所不知案夢梁錄「卷二十」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卽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爲賺賺者誤賺之之義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云云是唱賺之中亦有敷演故事者今已不傳其常用賺詞余始於事林廣記「日本翻元泰定本戊集卷二」中發見之其前且有唱賺規例今具錄如左

（過雲要訣）夫唱賺一家古謂之道賺腔必真字必正欲有墩亢掣拽之殊字有唇喉齒舌之異抑分輕清重濁之聲必別合口半合口之字更忌馬噐鞭子俗語鄉談如對聖案但唱樂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詞切不可風情花柳豔冶之曲如此則爲瀆聖社條不賽筵會吉席上壽慶賀不在此限假如未唱之初執拍當胸不可高過鼻須假鼓板村掇三拍起引子唱頭一句又三拍至兩片結尾三拍煞入序尾三拍巾斗煞入賺頭一字當一拍第一片三拍後倣此出賺三拍出聲巾斗又三拍煞尾聲總十二拍第一句四拍第二句五拍第三句三拍煞此一定不踰之法

（過雲致語）「筵會用」鷓鴣天

遇酒當歌酒滿斟一觴一詠樂天真三盃五盞陶情性對月臨風自賞心環列處總佳賓歌聲嘹亮遏行雲春風滿座知音者一曲教君側耳聲

圓社市語 中呂宮 圓裏圓

(紫蘇丸)相逢閑暇時有閑暇打喚瞞兒呵喝囉聲嗽道賺厮俺恁歡喜纔下脚須和美試問伊家有甚夾氣又管甚官場側背算人問落花流水

(縷縷金)把金銀錠打旋起花星臨照我怎躡避近日間游戲因到花市簾兒下瞥見一个表兒圓咱每便著意

(好女兒)生得寶妝躑身分美繡帶兒纏脚更好肩背畫眉兒入鬢春山翠帶著粉鉗兒更縮个朝天髻  
(大夫娘)忙入步又遲疑又怕五角兒衝撞我沒躑躅綱兒盡是札圓底都鬆例要拋聲武壯果難爲真个費脚力

(好孩兒)供送飲三盃先入氣道今宵打歇處把人拍惜怎知他水脈透不由得你咱門只要表兒圓時復地一合兒美

(賺)春游禁陌流鶯往來穿梭戲紫燕歸巢葉底桃花綻蕊賞芳菲蹴鞦韆高而不遠似踏火不沾地見小池風擺荷葉戲水素秋天氣正翫月斜插花枝賞登高估料沙羔美最好當場落帽陶潛菊繞籬仲冬時那孩兒忌酒怕風帳幙中纏脚武稔膩講論處下梢團圓到底怎不則劇

(越恁好)勸脚并打二步步隨定伊何曾見走衰你於我我與你場場有踢沒些拗背兩個對疊天生不



枉作一對腳頭果然顯稱密密

(鶻打兔)從今後一來一往休要放脫些兒又管甚攪閨底拽箇定白打賺斷有千般解數真个難比

骨自有

(尾聲)五花叢裏英雄輩倚玉偎香不暫離做得个風流第一事林廣記雖載此詞然不著其爲何時人所作以余攷之則當出南渡之後詞前有遏雲要訣遏雲者南宋歌社之名武林舊事「卷三」二月八日爲相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緋綠社「雜劇」齊雲社「蹴球」遏雲社「唱賺」等云云夢梁錄「卷十九」社會條下亦載之今此詞之首有遏雲要訣遏雲致語又云唱賺道賺而詞中又有賺詞則爲宋遏雲社所唱賺詞無疑也所唱之曲題爲圓社市語圓社謂蹴球事林廣記成集「卷二」圓社摸場條起四句云四海齊雲社當場蹴氣球作家偏著所圓社最風流今曲題如此而曲中所使皆蹴球家語則圓社爲齊雲社無疑以遏雲社之人唱齊雲社之事謂非南宋人所作不可也此詞自其結構觀之則似北曲自其曲名則疑爲南曲蓋其用一宮調之曲頗似北曲套數其曲名則縷縷金好孩兒越恁好三曲均在南曲中呂宮紫蘇丸則在南曲仙呂宮北曲中無此數調鶻打兔則南北曲皆有唯皆無大夫娘一曲蓋南北曲之形式及材料在南宋已全具矣

五宋官本雜劇段數

由前三章研究之所得而後宋之戲曲可得而論焉戲曲之作不能言其始於何時宋崇文總目一卷一已有周儂人曲辭二卷原釋云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大夫劉陶司勳郎中馮古纂錄燕優人曲辭此燕爲劉守光之燕或契丹之燕其曲辭爲樂曲或戲曲均不可致宋史樂志亦言真宗不喜鄙俚而或爲雜劇詞未嘗宣布於外夢梁錄一卷二十一亦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徵雜劇本子苟守誠撰四十大曲則北宋固皆有戲曲然其體裁如何則不可知惟武林舊事一卷十一所載官本雜劇段數多至二百八十本今雖僅存其目可以窺南宋戲曲之大概焉

就此二百八十本精密攷之則其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諸宮調者二用普通詞調者三十有五茲分別敘之大曲一百有三本

六么二十本 案宋史樂志文獻通攷教坊部十八調中中呂調商呂調仲呂調均有綠腰大曲六么卽其略字也

爭曲六么 攔扯六么 教養六么 鞭帽六么 衣籠六么 鬪子六么 狐奪貝六么 王子

高六么 崔護六么 骰子六么 照道六么 鶯鶯六么 大宴六么 驢精六么 女生外向

六么 慕道六么 三借慕道六么 雙攔嗔六么 趕麻夾六么 羹湯六么

瀛府六本 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中正宮商呂宮中均有瀛府大曲

索理瀛府 厚熟瀛府 哭骰子瀛府 醉院君瀛府 懊骨頭瀛府 賭錢望瀛府

梁州七本 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中正宮調道調宮仙呂宮黃鐘宮均有梁州大曲

四僧梁州 三索梁州 詩曲梁州 頭錢梁州 食店梁州 法事饅頭梁州 四哮梁州

伊州五本 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越調歇指調中均有伊州大曲

領伊州 鐵指甲伊州 關伍伯伊州 裴少俊伊州 食店伊州

新水四本 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雙調中有新水調大曲新水卽新水調之略也

桶擔新水 雙哮所水 燒花新水 新水饗

薄媚九本 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道調宮南呂宮中均有薄媚大曲

簡帖薄媚 請客薄媚 錯取薄媚 傳神薄媚 九妝薄媚 本事現薄媚 打調薄媚 拜褥

薄媚 鄧生遇龍女薄媚

大明樂 本 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大有調中有大明樂大曲

土地大明樂 打球大明樂 三爺老大明樂

降黃龍五本 案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大曲中無降黃龍之名然張炎詞源卷下云如六么如降黃

龍皆大曲又云大曲降黃龍花十六常用十六拍今董西廂及南北曲均有降黃龍衰一調衰者大曲

中一逼之名則此五本皆大曲無疑」

列女降黃龍 雙旦降黃龍 柳巷上官降黃龍 入寺降黃龍 偷標降黃龍

胡渭州四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小石調林鐘商中均有胡渭州大曲」

趕厥胡渭州 單番將胡渭州 銀器胡渭州 香燈胡渭州

石州三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越調中有石州大曲」

單打石州 和尚那石州 趕厥石州

大聖樂三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道調宮中有大聖樂大曲」

塑金剛大聖樂 單打大聖樂 柳毅大聖樂

中和樂四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黃鐘宮中有中和樂大曲」

霸王中和樂 馬頭中和樂 大打調中和樂 封麟中和樂

萬年歡二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中呂宮中有萬年歡大曲」

喝貼萬年歡 託合萬年歡

熙州三本「案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四十大曲中無熙州之名然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云今世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周邦彥片玉詞有氏州第一詞毛晉注清

真集作熙州摘遍是兵州卽熙州摘遍者謂摘大曲之一遍爲之亦宋人語則熙州之爲大曲審矣」  
逐鼓熙州 駱駝熙州 二郎熙州

道人歡四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中呂調中有道人歡大曲』

大打調道人歡 會子道人歡 打拍道人歡 越娘道人歡

長壽仙三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般涉調中有長壽仙大曲』

打勘長壽仙 借貸且長壽仙 分頭子長壽仙

劍器二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中呂宮黃鐘宮中均有劍器大曲』

病爺老劍器 霸王劍器

延壽樂二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仙呂宮中有延壽樂大曲』

黃僂進延壽樂 義養娘延壽樂

賀皇恩二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林鐘商中有賀皇恩大曲』

扯籃兒賀皇恩 催妝賀皇恩

採蓮三本『宋史樂志及通考教坊部十八調雙調中有採蓮天曲』

唐輔採蓮 雙哮採蓮 病和採蓮

保金枝一本『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仙呂宮中有保金枝大曲』

檻諾保金枝

嘉慶樂一本『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小石調中有嘉慶樂大曲』

老孤嘉慶樂

慶雲樂一本『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歇指調中有慶雲樂大曲』

進筆慶雲樂

君臣相遇樂一本『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歇指調中有君臣相遇樂大曲相遇樂卽君臣相遇樂之略也

裴航相遇樂

泛清波一本『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林鐘商中有泛清波大曲』

能知他泛清波 三釣魚泛清波

彩雲歸二本『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仙呂調中有彩雲歸大曲』

夢巫山彩雲歸 青陽觀碑彩雲歸

千春樂一本『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調黃鐘羽中有千春樂大曲』

禾打千春樂

罷金鉦一本『宋史樂志及通攷教坊部十八部調南呂調中有罷金鉦大曲』

牛五郎罷金鉦『原作罷金鉦誤也』

以上百有三本皆爲大曲其爲曲二十有八而其中二十六在教坊部四十大曲中餘如降黃龍熙州二曲之爲大曲亦有宋人之說可證也

法曲四本

碁盤法曲 孤和法曲 藏瓶法曲 車兒法曲

宋史樂志有法曲部其曲部二一曰道調宮望瀛二曰小石調獻仙音詞源『卷下』謂大曲片數『卽遍數』與法曲相上下則二者略相似也

諸宮調二本

諸宮調霸王 諸宮調卦冊兒

按此卽以諸宮調填曲也

普通詞調三十本

打地鋪道遙樂 病鄉道遙樂 崔護道遙樂 漢涵道遙樂 四鄉舞楊花 四佾滿皇州『原脫

滿字』 浮瀉暮雲歸 五柳菊花新 四季夾竹桃 醉花陰爨 夜半樂爨 木蘭花爨 月當  
廳爨 醉遠醒爨 撲蝴蝶爨 滿皇州卦鋪兒 白苧卦鋪兒 探春卦鋪兒 三哮好女兒 二  
郎神變二郎神 大雙頭蓮 小雙頭蓮 三笑月中行 三登樂院公狗兒 三教安公子 普天  
樂打三教 滿皇州打三教 三姐醉還醒 三姐黃鶯兒 賣花黃鶯兒  
其不見宋詞而見於金元曲調者九本

四小將整乾坤 棹孤舟爨 慶時豐卦鋪兒 三哮上小樓 鶻打兔變二郎神 雙羅羅啄木兒  
賴房錢啄木兒 園城啄木兒 四國朝

此外有不著其名而實用曲調者如三十拍爨則李涪刊誤云羅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則實用三臺曲也三十六拍爨當亦倣此錢手帕爨注云小字太平歌則用太平歌曲也餘如兩相宜萬年芳之萬年芳病孤三鄉題王魁三鄉題強偕三鄉題之三鄉題三哮文字兒之文字兒雖詞曲調中均不見其名以他本例之疑亦俗曲之名也又如崔智韜艾虎兒雌虎『原注云崔智韜』二本並不見有用歌曲之跡而關漢卿謝天香雜劇楔子曰鄭六遇妖狐崔韜逢雌虎大曲內盡是寒儒則此二本之一當以大曲演之此外各本之類此者當亦不乏也

由此觀之則此二百八十本中其用大曲法曲諸宮調詞曲調者共一百五十餘本已過全數之半則南



宋雜劇殆多以歌曲演之與第二章所載滑稽戲迥異其用大曲法曲諸宮調者則曲之片數頗多以敷衍一故事自覺不難其單用詞調及曲調者只有一曲當以此曲循環敷演如上章傳踏之例此在元明南曲中尙得發見其例也

且此二百八十本不皆純正之戲劇如打調薄媚大打調中和樂大打調道人歡三本則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二」謂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實滑稽戲之支流而佐以歌曲者也如門子打三教爨雙三教三教安公子三教鬧著棋打三教菴宇普天樂打三教滿皇州打三教領三教則演前章所述三教人者也迺鼓兒熙州迺鼓兒則前章所云訝鼓之戲也天下太平爨及百花爨則樂府雜錄所謂字舞花舞也案齊東野語「卷十」云州郡遇聖節賜宴率命猥伎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而唐王建宮詞云每過舞頭分兩向所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云云可知宋代戲劇實綜合種種之雜戲而其戲曲亦綜合種種之樂曲此事觀後數章自益明也

此項官本雜劇雖著錄於宋末然其中實有北宋之戲曲不可不知也如王子高六么一本實神宗元豐以前之作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十」王迴字子高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爲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朱或萍洲可談「卷一」王迴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持重間爲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迴也元豐初蔡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請罪「

又見一宋人小說云或薦子高於荆王公公舉此語今不能舉其書名案子高嘗從荆公游則語或近是  
一則此曲實作於神宗時然至南宋末尚存吳文英夢窗乙稿中惜秋華詞自注尚及之然其爲北宋之  
作無可疑也又如三爺老大明樂病爺老劍器二本爺老二字中國夙未聞有此疑是契丹語唐書房瑄  
傳彼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愚謂曳落河即遼史屢見之拽刺遼史百官志云走卒謂之拽刺元  
馬致遠薦齋碑雜劇尙有曳刺爲從僉之屬爺老二字當亦曳刺之同音異譯此必北宋與遼盟聘時輸  
入之語則此二本當亦爲北宋之作以此推之恐尙不止此數本然則此二百八十本與其視爲南宋之  
作不若視爲南宋之作爲要也

## 六金院本名目

兩宋戲劇均謂之雜劇至金而始有院本之名院本者太和正音譜云行院之本也初不知行院爲何語  
後讀元刊張千替殺妻雜劇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是小末小末行院則行院者大抵金元人謂倡伎  
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謂之院本云爾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種見於陶九成綴耕錄「卷二十五」者不  
言其爲何代之作而院本之名金元皆有之故但就其名頗難區別以余考之其爲金人所作殆無可疑  
者也「見下」自此目觀之甚與宋官本雜劇段數相似而複雜過之其中又分子目若干曰和曲院本  
者十有四本其所著曲名皆大曲法曲則和曲殆大曲法曲之總名也曰上皇院本者十有四本其中如

金明池萬歲山錯入內斷上皇等皆明示宋徽宗時事他可類推則上皇者謂徽宗也曰題目院本者二十本按題目即唐以來合生之別名高承事物紀原「卷九」合生條言唐書武平一傳平一上書比來妖伎胡人於御座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舞蹈名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即合生之原起於唐中宗時也今人亦謂之唱題目云云此云題目即唱題目之畧也曰鬪王院本者六本疑演項羽之事曰諸雜大小院本者一百八十有九曰院么者二十有一曰諸雜院爨者一百有七陶氏云院本又謂之五花爨弄則爨亦院本之異名也曰衝撞引首者一百有九曰拴搐爨段者九十有二案夢梁錄「卷二十」云雜劇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則引首與豔段疑各相類豔段輟耕錄又謂之餞段曰餞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餞易明而易滅也其所以不得正雜劇者當以此但不知所謂衝撞拴搐作何解耳曰打畧拴搐者八十有八曰諸雜砌者三十案蘆浦筆記謂街市戲諺有打砌打調之類疑雜砌亦滑稽戲之流然其目則頗多故事則又似與打砌無涉雲麓漫抄「卷八」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稍簡畧金房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作此然東京夢華錄已有雜扮之名夢梁錄亦云雜扮或曰雜班又名經「當作紐」元子又謂之拔和即雜劇之後散段也頃在汴京時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端則自北宋已有之今打畧拴搐中有和尚家門先生家門秀才家門列良家門禾下家門

各種每種各有數本疑皆裝此種人物以資笑劇或爲雜扮之類而所謂雜砌者或亦類是也更就其所著曲名分之則爲大曲者十六

上填伊州 燒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瀛府 賀貼萬年歡 擢廩降黃龍 列女降黃龍「以上和曲院本」 進奉伊州「諸雜大小院本」 鬧夾棒六么 送宣道人歡 搯絲延壽樂 諱老長壽仙 背箱伊州 酒樓伊州 抹麵長壽仙 羹湯六么「以上諸雜院鑿」

爲法曲者七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送香法曲「以上和曲院本」 鬧夾棒法曲 望瀛法曲

分拐法曲「以上諸雜院鑿」

爲詞曲調者三十有七

病鄆逍遙樂 四皓逍遙樂 四酸逍遙樂「以上和曲院本」 春從天上來「上皇院本」 楊柳枝「題目院本」似娘兒 醜奴兒 馬明王 鬪鷓鴣 滿朝歡 花前飲 賣花聲 隔簾聽 擊梧桐 海棠春 更漏子「以上諸雜大小院本」 逍遙樂打馬鋪 夜半樂打明皇 集賢賓 打三教 喜遷鶯剝草鞋 上小樓袋頭子 單兜望梅花 雙聲疊韻 河轉逐鼓 和燕歸梁 謁金門鑿「以上諸雜院鑿」 惡郭郎 喬捉蛇 天下樂 山麻稽 搗練子 淨瓶兒 調笑

令 鬪鼓笛 柳青娘 以上衝撞引首 歸塞北 少年游 以上拴搯段 春從天上來  
水龍吟 以上畧拴搯 』

又拴搯搯段中有一本名諸宮調殆以諸宮調敷演之則其體裁全與末官本雜劇段數相似唯著曲名者不及全體十分之一而官本雜劇則過十分之五此其相異者也

此院本名目中不但有簡易之劇且有說唱雜戲其在間如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序 講道德經 講蒙求爨 講心字爨

此即推說經諱經之例而廣之他如

訂注論語 論語謁食 搥鼓孝經 唐韻六帖

疑亦此類又有

背鼓千字文 變龍千字文 捧盒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此當取周與嗣千字文中語以演一事以悅俗耳在後世南曲賓白中猶時遇之蓋其由來已古此亦說唱之類也又如

神農大說藥 講百果爨 講百花爨 講百禽爨

案武林舊事『卷六』載說藥有楊郎中徐郎中喬七官人則南京亦有之其說或借藥名以製曲或說

而不唱則不可知至講百果百花百禽亦其類也

打畧拾掬中有星象名果子名草名等以名字終者二十六種當亦說藥之類又有

和尚家門四本 先生家門四本『自其子目觀之先生謂道士也』 秀才家門十本 列良家門

六本『列良謂日者』 禾下家門五本『禾下謂農夫』 大夫家門八本『大夫謂醫士』 卒

子家門四本 良頭家門二本『良頭未詳』 邦老家門五本『邦老謂盜賊』 都子家門二本

『都子謂乞丐』 孤下家門三本『孤下謂官吏』 司吏家門二本 伴作行家門一本 擲揀

家門一本『擲揀未詳』

此五十五本殆摹寫社會上種種人物職業與三教迓鼓等戲相是此外如拾掬豔段中之遮截架解三打步穿百倬打略拾掬中之難字兒猜謎等則并競技游戲等事而有之此種或占演劇之一部分或用爲戲劇中之材料雖不可知然可見此種戲劇實綜合當時所有之游戲技藝尙非純粹之戲劇也

此院本名目之爲金人所作蓋無可疑輟耕錄云金有雜劇院本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今此目之與官本雜劇段數同名者十餘種而一謂之雜劇一謂之院本足明其爲金之院本而非元之院本一證也中有金皇聖德一本明爲金人之作而非宋元人之作二證也如水龍吟雙聲疊韻等之以曲調名者其曲僅見於董西廂而不見於元曲三證也與宋官本雜劇名例相同足證

其爲同時之作四證也且其中關係開封者頗多開射者宋之東都金之南都而宣宗貞祐後遷居於此者也故多演宋汴京時事上皇院本且勿論他如鄴王蔡奴汴京之人也金明池陳橋汴京之地也其中與宋官本雜劇同名者或猶是北宋之作亦未可知然宋金之間戲劇之交通頗易如雜班之名由北而入南唱賺之作由南而入北唱賺始於紹興間然董西廂中亦多用之又如演蔡中郎事者則南有負鼓盲翁之唱而院本名目中亦有蔣伯喈一本可知當時戲曲流傳不以國土限也

### 七古劇之結構

宋金以前雜劇院本今無一存又自其目觀之其結構與後世戲劇迥異故謂之古劇古劇者非盡純正之劇而兼有競技遊戲在其中既如前二章所述矣蓋古人雜劇非瓦舍所演則於讌集用之瓦舍所演者技藝甚多不止雜劇一種而讌集時所以娛耳目者雜劇之外亦尚有種種技藝觀宋史樂志東京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所載天子大宴禮節可知即以雜劇言其種類亦不一正雜劇之前有豔段其後散段謂之雜扮「見第六章」二者皆較正雜劇爲簡易此種簡易之劇當以滑稽戲競技遊戲充之故此等亦時冒雜劇之名此在後世猶然明顧起元客座贅語謂南都萬曆以前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明代且然則宋金固不足怪但其相異者則明代競技等錯在正劇之中間而宋金則在其前後耳至正雜劇之數每次所演亦復不多東京夢華錄

謂雜劇入場一場兩段夢梁錄亦云次做正雜劇通名兩段武林舊事「卷一」所載天基聖節排當樂次亦皇帝初坐進雜劇二段再坐復進二段此可以例其餘矣

脚色之名在唐時只有參軍蒼鶻至宋而其名稍繁夢梁錄「卷二十」云雜劇中末泥爲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中畧」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或添一人名曰裝孤較耕錄「卷二十五」所述畧同唯武林舊事「卷一」所載乾淳效坊樂舞中雜劇三甲一甲或八人或五人其所列脚色五則有戲頭而無末泥有裝且而無裝孤而引戲副淨副末二色則同唯副淨則謂之次淨耳夢梁錄云雜劇中末泥爲長則末泥或即戲頭然戲頭引戲實出古舞中之舞頭引舞「唐王建宮詞舞頭先拍第三聲又每過舞頭分兩向則舞頭唐時已有之宋史樂志有引舞亦謂之引舞頭樂府雜錄傀儡條有引歌舞者郭郎則引舞亦始於唐也」則末泥亦當出於古舞中之舞末東京夢華錄「卷九」云舞旋多是雷中慶舞曲破擷前一遍舞者入場至歇拍一人入場對舞數拍前舞者退獨後舞者終其曲謂之舞末末之名當出於此又長言之則爲末尼也淨者參軍之促音宋代演劇時參軍色手執竹竿子以句之「見東京夢華錄卷九」亦如唐代協律郎之舉麾樂作假麾樂止相似故參軍亦謂之竹竿子由是觀之則末泥色以主張爲職參軍色以指麾爲職不親在搬演之列故宋戲劇中淨末二色反不如副淨副末之著也



唐之參軍蒼鶻至宋而爲副淨副末二色夫上既言淨爲參軍之促音茲何故復以副淨爲參軍也曰副淨本淨之副故宋人亦謂之參軍夢華錄中執竹竿子之參軍當爲淨而第二章滑稽劇中所屢見之參軍則副淨也此說有微乎曰輟耕錄云副淨古謂之參軍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此說以第二章所引夷堅志「丁集卷四」程史「卷七」齊東野語「卷十三」諸事證之無乎不合則參軍之爲副淨當可信也故淨與末始見於宋末諸書而副淨與副末則北宋人著述中已見之黃山谷鼓笛令詞云副靖傳語木大鼓兒裏且打一和王直方詩話「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引」載歐陽公致梅聖俞簡云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副末接續凡宋滑稽劇中與參軍相對待者雖不言其爲何色其實皆爲副末此出於唐代參軍與蒼鶻之關係其來已古而夢梁錄所謂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此四語實能道盡宋代脚色之職分也主張分付皆編排命令之事故其自身不復演劇發喬者蓋喬作愚謬之態以供嘲諷而打諢則益發揮之以成一笑柄也試細玩第二章所載滑稽劇無在不可見發喬打諢二者之關係至他種雜劇雖不知如何然謂副淨副末二色爲古劇中最重之脚色無不可也

至裝孤裝旦二語亦有可尋味者元人脚色中有孤有旦其實二者非脚色之名孤者當時官吏之稱且者婦女之稱其假作官吏婦女者謂之裝孤裝旦則可若徑謂之孤與旦則已過矣孤者當以帝王官吏

自稱孤寡故謂之孤且與姐不知其義然香樓集謂張奔兒爲風流且李嬌兒爲溫柔且則且疑爲宋元倡伎之稱優伶本非官吏又非婦人故其假作官吏婦人者謂之裝孤裝且也

要之宋雜劇金院本二目所現之人物若姐若且若徠則示其男女及年齒若孤若酸若爺老若邦老則示其職業及位置若厥若僭則示其性情舉止一其解均見拙著古劇腳色考一若哮若鄉若和雖不解其義亦當有所指示然此等皆有某腳色以扮之而其自身非腳色之名則可信也

宋雜劇金院本二目中多被以歌曲當時歌者與演者果一人否亦所當攷也滑稽劇之言語必由演者自言之至自唱歌曲與否則當視此時已有代言體之戲曲否以爲斷若僅有敘事體之曲則當如第四章所載史浩劍舞歌唱與動作分爲二事也

綜上所述者觀之則唐代僅有歌舞劇及滑稽劇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純粹演故事之劇故雖謂真正之戲劇起於宋代無不可也然宋金演劇之結構雖畧如上而其本則無一存故當日已有代言體之戲曲否已不可知而論真正之戲曲不能不從元雜劇始也

### 八元雜劇之淵源

由前數章之說則宋金之所謂雜劇院本者其中有滑稽戲有正雜劇有艷段有雜班又有種種技藝遊戲其所用之曲有大曲有法曲有諸宮調有詞其名雖同而其實頗異至成一定之體段用一定之曲調

而百餘年間無敢踰越者則元雜劇是也元雜劇之視前代戲曲之進步約而言之則有二焉宋雜劇中用大曲者幾半大曲之爲物遍數雖多然通前後爲一曲其次序不容顛倒而字句不容增減格律至嚴故其運用亦頗不使其用諸宮調者則不拘於一曲凡同在一宮調中之曲皆可用之顧一宮調中雖或有聯至十餘曲者然大抵用二三曲而止移宮換韻轉變至多故於雄肆之處稍有欠焉元雜劇則不然每劇皆用四折每折易一宮調每調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其視大曲爲自由而較諸呂調爲雄肆且於正宮之端正好貨郎兒煞尾仙呂宮之混江龍後庭花青哥兒南呂宮之草池春鶯鶯兒黃鐘尾中呂宮之道和雙調之□□四折桂令梅花酒尾聲共十四曲皆字句不拘可以增損此樂曲上之進步也其二則由敘事體而變爲代言體也宋人大曲就其現存者觀之皆爲敘事體金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而其大體只可謂之敘事獨元雜劇於科白中敘事而曲文全爲代言雖宋金時或當已有代言體之戲曲而就現存者言之則斷自元劇始不可謂非戲曲上之一大進步也此二者之進步一屬形式一屬材質二者兼備而後我中國之真戲曲出焉

顧自元劇之進步言之雖若出於創作者然就其形式分析觀之則頗不然元劇所用曲據周德清中原音韻所紀則黃鐘宮二十四章正宮二十五章大石調二十一章小石調五章仙呂四十二章中呂三十二章南呂二十一章雙調一百章越調三十五章商調十六章商角調六章般涉調八章都三百三十五

章「章卽曲也」而其中小石商角般涉三調元劇中從未用之故陶九成輟耕錄「卷二十七」無此三調之曲僅有正宮二十五章黃鐘十五章商呂二十章中呂三十八章仙呂三十六章商調十六章大石十九章雙調六十章都二百三十三章二者不同觀太和正音譜所錄全與中原音韻同則以曲言之陶說爲未備矣然劇中所用則出於陶錄二百三十三章外者甚少此外百餘章不過元人小令套數中用之耳今就此三百三十五章研究之則其曲爲前此所有者幾半更分析之則出於大曲者十一

降黃龍袞「黃鐘」小梁州「六么遍」以上正宮「催拍子」大石「伊州遍」小石

八聲甘州「六么序」六么令「以上仙呂」普天樂「宋史樂志太宗撰大樂有平晉普天樂此

或其略語也」齊天樂「以上中呂」梁州第七「商呂」

出於唐宋詞者七十有五

醉花陰「喜遷鶩」賀聖朝「晝夜樂」人月圓「拋球樂」侍香金童「女冠子」以上黃鐘宮

澄繡毬「菩薩蠻」以上正宮「歸塞北」卽詞之望江南「雁過南樓」晏殊珠玉詞清商

怨中有此句其調卽詞之清商怨「念奴嬌」青杏兒「宋詞作青杏子」還京樂「百字令」

以上大石「點絳脣」天下樂「鷓鴣枝」金盞兒「詞作金盞子」憶王孫「瑞鶴仙」後庭

花「太常引」柳外樓「卽憶王孫以上仙呂」粉蝶兒「醉春風」醉高歌「上小樓」滿庭芳

剔銀燈 柳青娘 朝天子『以上中呂』 烏夜啼 感皇恩 賀新郎『以上南呂』 駐馬  
聽 夜行船 月上海棠 風入松 萬花方三臺 滴滴金 太清歌 搗練子 快活年『宋詞  
作快活年近拍』 豆葉黃 川撥棹『宋詞作撥棹子』 金盞兒 也不羅『原注即野落索案  
其調卽宋詞之一落索也』 行香子 碧玉簫 驟雨打新荷 減字木蘭花 青玉案 魚游春  
水『以上雙調』 金蕉葉 小桃紅 三臺印 耍三臺 梅花引 看花回 南鄉子 糖多令  
『以上越調』 集賢賓 逍遙樂 望遠行 玉抱肚 奏樓月『以上商調』 黃鶯兒 踏莎  
行 垂絲釣 應天長『以上商角調』 哨遍 瑤臺月『以上般涉調』

其出於諸宮調中各曲者二十有八

出隊子 刮地風 寒兒令 神仗兒 四門子 文如錦 啄木兒煞『以上黃鐘』 脫布衫『  
正宮』 荅藤香 玉翼蟬煞『以上大石』 賞花時 勝葫蘆 混江龍『以上仲呂』 迎仙  
客 石榴花 鷓鴣打兔 喬捉蛇『以上中呂』 一枝花 牧羊關『以上南呂』 攪箏琵琶 慶  
宣和『以上雙調』 鬪鶴鷄 青山口 凭欄人 雪裏梅『以上越調』 耍孩兒 牆頭花  
急曲子 麻婆子『以上般涉調』

然則此三百三十五章出於古曲者一百有十殆當全數之三分之一雖其詞字句之數或與古詞不同

當由時代遷移之故其淵源所自要不可誣也此外曲名尙有雖不見於古詞曲而可確知其非創造者如左

六國朝「大石」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先君嘗言宣和末客京師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則汴宋末已有此曲也

憨郭郎「大石」樂府雜錄傀儡子條云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音也後山詩話載楊大年傀儡詩鮑老當筵笑郭郎則宋時尙有之其曲當出宋代也

叫聲「中呂」事物紀原「卷九」吟叫條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遇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戲其本蓋自至和嘉祐之間叫紫蘇丸泊樂工杜人經十叫子始也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採其聲調間以詞章以爲戲樂也今盛行於世又謂之吟哦也夢梁錄「卷二十」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合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詞也

快活三「中呂」東京夢華錄「卷七」鬪撲有名者任大頭快活三之類武林舊事「卷二」舞隊有快活三郎快活三娘二種蓋亦宋時語也

鮑老兒古鮑老「中呂」楊文公詩鮑老當筵笑郭郎武林舊事「卷二」舞隊中有大小斫刀鮑老交袞鮑老則亦宋時語也

四邊靜『中呂』雲麓漫鈔『卷四』巾之制有圓頂方頂磚頂琴頂秦伯陽又以磚頂服去頂上之重紗謂之四邊淨則此亦宋時語也

喬捉蛇『中呂』武林舊事『卷二』舞隊中有喬捉蛇金人院本名目中亦有喬捉蛇一本

撥不斷『仙呂』武林舊事『卷六』唱撥不斷有張鬚子黃三二人則亦宋時舊曲也

太平令『仙呂』夢梁錄『卷二十』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遂

撰爲賺則亦宋時舊曲也

此上十章雖不見於現存宋詞中然可證其爲宋代舊曲或爲宋時習用之語則其有所本蓋無可疑由此推之則其他二百十餘章其爲宋金舊曲者當復不鮮特無由證明之耳

雖元劇諸曲配置之法亦非盡由創造夢梁錄謂宋之纏達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今於元劇仙呂宮正宮中曲實有用此體例者今舉其例如馬致遠陳搏高臥劇第一折『仙呂』第五曲後實以後庭花金盞兒二曲迎互循環今舉其全折之曲名

仙呂點絳脣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醉中天 後庭花 金盞兒 後庭花 金盞兒 醉

中天 金盞兒 賺煞

鄭廷玉看錢奴買冤家債主第二折則其例更明

正宮端正好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塞

鴻秋 隨煞

此中端正好一曲當宋纏達中之引子而以滾繡毬倘秀才二曲循還迎互至於四次隨煞則當纏達之尾聲唯其上多塞鴻秋一曲陳搏高臥劇之第四折亦然其全折之曲名如左

正宮端正好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叨叨令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滾

繡毬 倘秀才 三煞 二煞 煞尾

元刊無名氏張千替殺妻雜劇第二折亦同

端正好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倘秀才 滾繡毬 叨叨令 尾聲

此亦皆以滾繡毬倘秀才二曲相循環中唯雜以叨叨令一曲他劇正宮曲中之相循環者亦皆用此二曲故中原音韻於此二曲下皆注子母調此種自宋代纏達出毫無可疑可知元劇之構造實多取諸舊有之形式也

且不獨元劇之形式爲然卽就其材質言之其取諸古劇者不少茲列表以明之



元

雜

劇

作者

劇

名

宋官本雜劇

金院本名目

其

他

關漢卿

姑蘇臺范蠡進西施

范蠡

董穎薄媚大曲

同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蝴蝶夢

同

隋煬帝揮龍舟

揮龍舟

同

劉盼盼鬧衡州

劉盼盼

高文秀

劉先生襄陽會

襄陽會

白樸

鴛鴦簡牘頭馬上  
作裴少俊牆頭馬上

裴少俊伊州

鴛鴦簡牘頭馬

同

崔護謁漿

崔護六么  
崔護道遙樂

庾天錫

隋煬帝風月錦帆舟

揮龍舟

同

薛昭誤入蘭昌宮

蘭昌宮

同

封鸞先生罵上元

封涉中和樂

李文蔚

蔡道遙醉寫石州慢

蔡消間

李直夫

尾生期女滄藍橋

滄藍橋

吳昌齡

唐三藏西天取經

唐三藏

同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風花雪月爨

風花雪月

王實父

韓彩雲絲竹芙蓉亭

芙蓉亭

同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鶯鶯六么

董解元西廂諸宮調

李壽卿

船子和尙秋蓮夢

船子和尙四不犯

尙仲賢

海神廟王魁負桂英

王魁三鄉題

宋末有王魁戲文

同

鳳皇坡越娘背燈

越娘道人歡

同

洞庭湖柳毅傳書

柳毅大聖樂

同

崔護謁漿

見前

同

張生煮海

張生煮海

史九敬先	花間四友莊周夢	莊周夢	
鄭光祖	崔懷寶月夜聞箏	月夜聞箏	
范康	曲江池杜甫游春	杜甫游春	
沈和	徐駙馬樂昌分鏡記		南宋有樂昌分鏡戲
周文質	孫武子教女兵		南宋有孫武子教女兵
趙善慶	孫武子教女兵		同上
無名氏	硃砂擔滴水浮瀉記		
	浮瀉傳永成雙 浮瀉暮雲歸		
同	逞風流王煥百花亭		宋末有王煥戲文
同	雙鬪醫	雙鬪醫	
同	十樣錦諸葛論功	十樣錦	

今元劇目錄之見於錄鬼簿太和正音譜者共五百餘種而其與古劇名相同或出於古劇者共三十二種且古劇之目存亡恐亦相半則其相同者想尙不止於此也

由元劇之形式材料座面研究之可知元劇雖有特色而非盡出於創造由是其創作之時代亦可得而略定焉

### 九元劇之時地

元雜劇之體創自何人不見於紀載鍾嗣成錄鬼簿所著錄以關漢卿爲首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以馬致遠爲首然正音譜之評曲也於關漢卿則云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蓋正音譜之次第以詞之甲乙論而非以時代之先後其以漢卿爲雜劇之始固與錄鬼簿同也漢卿時代頗多異說楊鐵崖元宮詞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此關卿當指漢卿而言雖錄鬼簿所錄漢卿雜劇六十本中無伊尹扶湯而鄭光祖所作雜劇目中有之然馬致遠漢宮秋雜劇中有云不說它伊尹扶湯則說那武王伐紂案武王伐紂乃趙文殷所作雜劇則伊尹扶湯亦必爲雜劇之名馬致遠時代在漢卿之後鄭光祖之前則其所云伊尹扶湯劇自當爲關氏之作而非鄭氏之作其不見於錄鬼簿者亦猶其所作竇娥冤續西廂等亦未爲鍾氏所著錄也楊詩云云正指漢卿則漢卿固逮事金源矣錄鬼簿云漢卿大都人大醫院尹明將仲舒堯山堂外紀「卷六十八」則云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則不知所據據耕錄「卷二十三」則漢卿至中統初尙存案自金亡至元中統元年凡二十六年果使金亡不仕則似無於元代進雜劇之理寧視漢卿生

於金代仕元爲太醫院尹爲稍當也又鬼董五卷末有元泰定丙寅臨安錢孚跋云關解元之所傳後人皆以解元爲卽漢卿堯山堂外紀遂誤以此書爲漢卿所作錢氏元史藝文志仍之案解元之稱始於唐而其見於正史也始於金史選舉志金人亦喜稱人爲解元如董解元是已則漢卿得解自當在金末若元則唯太宗九年『金亡後三年』秋八月一行科舉後廢而不舉者七十八年至仁宗延祐元年八月始復以科目取士遂爲定制故漢卿得解卽非在金世亦必在蒙古太宗九年至世祖中統之初固已垂老矣雜劇苟爲漢卿所創則其創作之時必在金天興與元中統間二三十年之中此可略得而推測者也

正音譜雖云漢卿爲雜劇之始然漢卿同時雜劇家業已蓋出此未必由新體流行之速抑由元劇之創作諸家亦各有所盡力也據錄鬼簿所載於楊顯之則云與漢卿莫逆交凡有珠玉與公較之於費君祥則云與漢卿交有愛女論行於世於梁進之則云與漢卿世交又如紅字李二花李郎二人皆注教坊劉要和堦按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前章既定爲金人之作而云教坊魏武劉二人鼎新編輯劉疑卽劉要和金李治敬齋古今註『卷一』云近者伶官劉子才著才人隱語數十卷疑亦此人則其人自當在金末而其堦之時代當與漢卿不甚相遠也他如石子章則元遺山詩集『卷九』有答石子璋兼送其行七律一首李庭寓庵集『卷二』亦有送石子章北上七律一首按寓庵生於金承安三年卒於元至元

十三年其年代與遺山略同如雜劇家之石子章卽遺山寓庵集中之人則亦當與漢卿同時矣

此外與漢卿同時者尙有王實父西廂記五劇錄鬼簿屬之實父後世或謂王作而關續之『都穆南濠詩話王世貞藝苑卮言』或謂關作而王續之者『雍熙樂府卷十九載無名氏西廂十詠』然元人一劇如黃梁夢豔豔裘等恒以數人合作况五劇之多乎且合作者皆同時人自不能以作者與續者定時代之先後也則實父生年固不後於漢卿又漢卿有閨怨佳人拜月亭一劇實甫亦有才子佳人拜月亭劇其所譜者乃金南遷時事在宣宗貞祐之初距金亡二十年或二人均及見此事故各有此本歟此外元初雜劇家其時代確可攷者則有白仁甫樸據元王博文天籟集序謂仁甫年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又謂中統初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按壬辰爲金哀宗天興元年時仁甫年七歲則至中統元年庚辰年正三十五歲故於至元一統後尙游金陵蓋視漢卿爲後輩矣

由是觀之則元劇創造之時代可得而略定矣至有元一代之雜劇可分爲三期一蒙古時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後至至元一統之初錄鬼簿卷上所錄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中如馬致遠尙仲賢戴善甫均爲江浙行省務官姚守中爲平江路吏李文蔚爲江州路瑞昌縣尹趙天錫爲鎮江府判張壽卿爲浙江省掾史皆在至元一統之後侯正卿亦曾游杭州然錄鬼簿均謂之前輩名公才人與漢卿無別或其游宦江浙爲晚年之事矣』其人皆北方人也二一統時代則自至元後至至順後至元間錄

鬼簿所謂已亡名公才人與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是也其人則南方爲多否則北人而僑寓南方者也三至正時代錄鬼簿所謂方今才人是也此三期以第一期之作者爲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劇之傑作大抵出於此期中至第二期則除宮天挺鄭光祖喬吉三家外殆無足觀而其劇存者亦罕第三期則存者更罕僅有秦簡夫蕭德祥朱凱王晔五劇其去蒙古時代之劇遠矣就諸家之時代今取其有雜劇存於今者著之

### 第一期

關漢卿 楊顯之 張國寶『一作國賓』 石子章 王實父 高文秀 鄭廷玉 白樸 馬致遠 李文蔚 李直夫 吳昌齡 武漢臣 王仲文 李壽卿 尚仲賢 石君寶 紀君祥 戴善甫 李好古 孟漢卿 李行道 孫仲章 岳百川 康進之 孔文卿 張壽卿

### 第二期

楊梓 宮天庭 鄭光祖 范康 金仁傑 曾瑞 喬吉

### 第三期

秦簡夫 蕭德祥 朱凱 王晔

此外如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賈仲名楊文奎楊景言湯式其名均不見錄鬼簿元曲選於谷子敬賈仲

名諸劇皆云元人太和正音譜則直以爲明人案王劉諸人不見他書唯賈仲名則元人有同姓名者元史賈居貞傳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官至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卒於至元十七年年六十三則尙爲元初人似非作曲之賈仲名且正音譜寧獻王所作紀其同時之人當無大謬又谷賈二人之曲雖氣骨頗高而傷於綺麗頗與元曲不類則視爲明初人當無大謬也  
更就雜劇家之里居研究之則如左表

大都	中書省	大所屬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所屬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屬
關漢卿	李好古「保定」	陳无妄「東平」	趙天錫「汴梁」	金仁傑「杭州」
王實甫	彭伯威「同」	王廷秀「益都」	陸顯之「同」	范康「同」
庾天錫	白樸「真定」	武漢臣「濟南」	鍾嗣成「同」	沈和「同」
馬致遠	李文蔚「同」	岳百川「同」	姚守中「洛陽」	鮑天祐「同」
王仲文	尙仲賢「同」	康進之「棣州」	孟漢卿「亳州」	陳以仁「同」
楊顯之	戴善甫「同」	吳昌齡「西京」		范居中「同」



紀君祥	侯正卿「同」	李壽卿「太原」
費君祥	史九敬先「同」	劉唐卿「同」
費唐臣	江澤民「同」	喬吉甫「同」
張國寶	鄭廷玉「彰德」	石君寶「平陽」
石子章		于伯淵「同」
李寬甫	趙文殷「同」	趙公輔「同」
梁進之	陳寧甫「大名」	狄君厚「同」
孫仲章	李進取「同」	孔文卿「同」
趙明道	宮天挺「同」	鄭光祖「同」
李子中	高文秀「東平」	李行甫「同」
李時中	張時起「同」	

張鳴善「揚州」  
孫子羽「同」

施惠「同」  
黃天澤「同」  
沈拱「同」  
周文質「同」  
蕭德祥「同」  
陸登善「同」  
王曄「同」  
王仲元「同」  
楊梓「嘉興」

曾瑞

顧仲清「同」

張壽卿「同」

王伯成

涿州

趙良弼「同」

由右表觀之則六十二人中北人四十九而南人十三而北人之中中書省所屬之地卽今直隸山東西產者又得四十六人而其中大都產者十九人且此四十六人中其十分之九爲第一期之雜劇家則雜劇之淵源地自不難推測也又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陽爲最多其數當大都之五分之二按元史太宗紀太宗二七年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至世祖至元二年始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則元初除大都外此爲文化最盛之地宜雜劇家之多也至中葉以後則劇家悉爲杭州人中如宮天挺鄭光祖曾瑞喬吉秦簡夫鍾嗣成等雖爲北籍亦均久居浙江蓋雜劇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豈非以南宋舊都文化頗盛之故歟

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數者唯雜劇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則爲省掾令史之屬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數者而作雜劇者則唯漢人「其中唯李直夫爲女直人」蓋自金末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反優於科目至蒙古滅金而科目之廢垂八十年爲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筆吏無

以進身則雜劇家之多爲掾史固自不足怪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及臧懋循元曲選序均謂蒙古時代曾以詞曲取士其說固誕妄不足道余則謂元初之廢科目却爲雜劇發達之因蓋自唐宋以來士之競於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廢之彼其才力無所用而一於詞曲發之且金時科目之學最爲淺陋「觀劉祁歸潛志卷七八九數卷可知」此種人士一旦失所業固不能爲學術上之事而高文典冊又非其所素習也適雜劇之新體出遂多從事於此而又有二天才出於其間充其才力而元劇之作遂爲千古獨絕之文字然則由雜劇家之時代爵里以推元劇創造之時代及其發達之原因如上所推論固非想像之說也

附攷 案金以律賦策論取士逮金亡後科目雖廢民間猶有爲此學者如王博文白仁甫天籟集序謂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太素仁甫字」號後進之翹楚案仁甫金亡時不及十歲則其作律賦必在科目已廢之後當時人士之熱中科目如此又元代士人不平之氣讀宮天挺范張雞黍劇第一二折可見一斑也

### 十元劇之存亡

元人所作雜劇共若干種今不可攷明李開先作張小山樂府序云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然寧獻王權亦當時親王之一其所作太和正音譜卷首著錄元人雜劇僅五百三十五本加

以明初人所作亦僅五百六十六本則李氏之言或過矣元鍾嗣成錄鬼簿序作於至順元年而書中紀事訖於至正五年其所著錄者亦僅四百五十八本雖此二書所未著錄而見於他書或尙傳於今者亦尙有之然現今傳本出於二書外者不及百分之五則李氏所云千七百本或兼小令套數言之而其中雜劇至多當亦不出千種又其煊赫有名者大都盡於二書所錄良可信也至明隆萬間而流傳漸少長興臧懋循之刻元曲選也從黃州劉延伯借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然其所刻百種內已有明初人作六種「兒女團圓 金安壽 城南柳 誤入桃源 對玉梳 蕭淑蘭」則二百五十種中亦非盡元人作矣與臧氏同時刊行雜劇者有無名氏之元人雜劇選海寧陳與郊之古名家雜劇而金陵唐氏世德堂亦有彙刊之本唐氏所刊僅見殘本三種一爲明王九思作餘二種皆元曲選所已刊至元人雜劇選與古名家雜劇二書至爲罕覯存佚已不可知第就其目觀之則元人雜劇選之出元曲選外者僅馬致遠踏雪尋梅羅貫中龍虎風雲會無名氏九世同居苻金錠四種耳古名家雜劇正續二集雖多至六十種然并刻明人之作內同於元曲選者三十九種同於元人雜劇選者一種此外則除明周憲王徐文長汪南溟各四種外所餘唯八種且爲元爲明尙不可知可知隆萬間人所見元曲當以臧氏爲富矣姚士粦見只編謂湯海若先生妙於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所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種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山陰祁氏淡生堂所藏元明傳奇多至八百餘部湯氏自言未免過於誇大若祁氏所藏有明

人作在內則其中元劇當亦不過二三百種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卷三十七』謂其家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則當時元劇存者其數略可知矣惟錢遵王也是園藏曲則目錄具存其中確爲元人作者一百四十一種而注元明間人及古今無名氏雜劇者凡二百有二種共三百四十三種其後錢書歸秦與季氏季滄葦書目載鈔本元曲三百種一百本當卽此書則季氏之元曲三百種當亦含明人作在內也是以後藏書家罕注意元劇唯黃氏不烈於題跋中時時誇其所藏詞曲之富而其所跋元曲僅太平樂府數種向頗疑其誇大然其所藏元刊雜劇三十種今藏乃顯於世此書木函上刊黃氏手書題字有云元刻古今雜劇乙編士禮居藏不知當時共有幾編而其前尙有甲編則固無疑如甲編種數與乙編同則其所藏元刊雜劇當有六十種可謂最大之祕笈矣今甲編存佚不可知但就其乙編言之則三十種中爲元曲選所無者已有十七種合以元曲選中真元劇九十四種與西廂五劇則今日確存之元劇而爲吾輩所能見者實得一百十六種今從錄鬼簿之次序并補其所末載者叙錄之如左

關漢卿十三本『凡元刊本均不著作者姓名並識』

關張雙赴西蜀夢『元刊本 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並著錄正音譜作雙赴夢』

閨怨佳人拜月亭『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並著錄亭錄鬼簿作庭 錢目作王瑞蘭

私禱拜月亭』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元曲選甲集下 錢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並著錄』

杜蕊娘智賞金線池『元曲選辛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望江亭中秋切鹵旦『元曲選癸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關大王單刀會『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作烟月舊風塵』

溫太真玉鏡臺『元曲選甲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詐妮子調風月『元刊本 宮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元曲選丁集下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感天動地竇娥冤『元曲選壬集下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元曲選戊集下 也是園書目著錄作元無名氏元曲選題元大都關漢卿

撰』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第五劇『明歸安凌氏覆周定王刊本 近賈池劉氏覆凌本 他本皆改易體

例不足信據南濠詩話藝苑卮言皆以第五劇爲漢卿作是也』

黑旋風雙獻功『元曲選丁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錄鬼簿作黑旋風雙獻頭』  
須賈諱范叔『元曲選庚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作須賈諱范睢』  
好酒趙元遇上皇『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鄭廷玉五本

慶昭王疎者下船『元刊本 元曲選乙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元曲選己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布袋和尚忍字記『元曲選庚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元刊本 元曲選癸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元曲選庚集上 也是園書目著錄作元鄭廷玉撰元曲選題元無名氏撰』

白樸二本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元曲選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裴少俊牆頭馬上『元曲選乙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作鴛鴦簡牆頭馬

上』

馬致遠六本

江州司馬青衫淚『元曲選己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元曲選丁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太華山陳搏高臥『元刊本 元曲選戊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元曲選甲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無破幽夢三字』

半夜雷轟薦福碑『元曲選丁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元刊本 元曲選癸集下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李文蔚一本

同樂院燕青博魚『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作報冤臺燕青撲魚』

李直夫一本

便宜行事虎頭牌『元曲選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作武元皇帝虎頭牌』

吳昌齡二本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錄鬼簿作張天師夜斷辰鈎月正音譜作辰鈎月』

花間四友東坡夢『元曲選辛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王實甫二本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明歸安凌氏覆周定王刊本 近覆凌本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四丞相歌舞麗春堂『元曲選己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四丞相作四大王』

武漢臣三本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元刊本 元曲選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元曲選丙集下 也是園書目著錄作元無名氏元曲選題武漢臣撰』  
包待制智勘生金閣『元曲選癸集下 也是園書目著錄作元無名氏元曲選題武漢臣撰』

王仲文一本

救孝子烈母不認尸『元曲選戊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李壽卿二本

說專諸伍員吹簫『元曲選丁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月明和尚度柳翠『元曲選辛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作月明三度臨歧柳』

尙仲賢四本

洞庭湖柳毅傳書『元曲選癸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尉遲公三奪槩『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漢高祖濯足氣英布『元刊本 元曲選辛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元曲選不著誰作

尉遲公單鞭奪槩『元曲選庚集下 也是園書目著錄』

石君寶二本

魯大夫秋胡戲妻『元曲選丁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李亞仙詩酒曲江池『元曲選乙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諸宮調風月紫雲庭『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錄鬼簿庭作亭又戴善甫亦有宮調風月紫

雲亭此不知石作或戴作也』

楊顯之二本

臨江驛瀟湘夜雨『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鄭孔目風雪酷寒亭『元曲己選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鄭孔目錄鬼簿作蕭縣

君』

紀君祥一本

趙氏孤兒冤報冤『元刊本 元曲選壬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冤報冤錢目作

大報讎

戴善甫一本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元曲選丁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陶學士錄鬼簿作陶秀

實』

李好古一本

沙門鳥張生養海『元曲選癸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無沙門鳥三字』

張國賓三本

公孫汗衫記『元刊本 元曲選甲集下 錄鬼簿正譜目著錄 錄鬼簿公字上有相國寺三字元

曲選作相國寺公孫合汗衫』

薛仁貴衣錦還鄉『元刊本 元曲選乙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元曲選壬集下 也是園書目著錄 元無名氏元曲日題元張國賓撰』

石子章一本

秦脩然竹塢聽琴『元曲選壬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孟漢卿一本

張鼎智勘魔合羅『元刊本 元曲選辛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錢目及元曲選

作張孔目智勘魔合羅』

李行道一本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元曲選庚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王伯成一本

李太白貶夜郎『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孫仲章一本

河南府張鼎勘頭巾『元曲選丁集下 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孫仲章下無此本而陸登善下

有之元曲選題元孫仲章撰

康進之一本

梁山泊李逵負荆『元曲選壬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錄鬼簿作梁山泊黑旋風負荆』

岳伯川一本

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元刊本 元曲選內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元

曲選作呂洞賓度鐵拐李岳錢目作鐵拐李借尸還魂』

狄君厚一本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孔文卿一本

東窓事犯『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錢目均作秦太師東窓事犯 案

金仁傑亦有此本未知孔作或金作也』

張壽卿一本

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元曲選庚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馬致遠李時中花李郎紅字李二合作一本

邯鄲道省悟黃梁夢『元曲選戊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錢目作開壇闡教黃梁夢』

宮天挺一本

死生交范張雞黍『元刊本 元曲選己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鄭光祖四本

儂梅香翰林風月『元曲選庚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錢目作儂梅香騙翰林風

月』

周公輔成王攝政『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醉思鄉王粲登樓『元曲選戊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迷青瑣倩女離魂『元曲選戊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金仁傑一本

蕭何追韓信『元刊本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錄鬼簿作蕭何月夜追韓信』

范康一本

陳季卿悟道竹葉舟『元刊本 元曲選己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曾瑞一本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元曲選辛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作佳人才子誤

元宵』

喬吉甫三本

玉簫女兩世姻緣『元曲選己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元曲選戊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元曲選甲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錄鬼簿作唐明皇御斷

金錢記』

秦簡夫二本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元曲選乙集上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宜秋山趙禮讓肥『元曲選己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蕭德祥一本

王脩然斷殺狗勸夫『元曲選甲集下 錄鬼簿也是園書目著錄 錢目作無名氏撰』

朱凱一本

昊天塔孟良盜骨殖『元曲選甲集下 錄鬼簿正音譜著錄 錄鬼簿無昊天塔三字正音譜及元曲選作元無名氏撰』

王擘一本

破陰陽八卦桃花女『元曲選戊集下 錄鬼簿也是園書目著錄 錢目作元無名氏撰』

楊梓一本

霍光鬼諫『元刊本 正音譜著錄作元無名氏撰今據姚桐壽樂郊私語定爲楊梓撰』

李致遠一本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元曲選癸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錄著錄均作元無名氏撰元曲選題元

李致遠選錢作日小妻大婦還牢末』

楊景賢一本

馬丹陽度脫劉行首『元曲選辛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均作無名氏撰 元曲選題元楊景賢

撰或與明初之楊景言爲一人』

無名氏二十七本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元刊本 各家均未著錄唯錄鬼簿宮天挺條下有嚴子陵魚釣臺此劇氣骨



亦與宮氏范張雞黍相似疑或卽此本」

諸葛亮博望燒屯「元刊本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張千替殺妻「元刊本 正音譜著錄作張子替殺妻」

小張屠焚兒救母「元刊本 各家均未著錄」

陳州糶米「元曲選甲集上 未著錄」

玉清庵錯送鴛鴦被「元曲選甲集上 也是園書目著錄」

隨何賺風魔廟通「元曲選甲集上 未著錄」

爭報恩三虎下山「元曲選甲集下 未著錄」

龐居士誤放來生債「元曲選乙集下 未著錄」

硃砂擔滴水浮漚記「元曲選丙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元曲選丙集上 也是園書目著錄」

凍蘇秦衣錦還鄉「元曲選丙集下 正音譜著錄作蘇秦還鄉又有張儀凍蘇秦一本」

小尉遲將鬪將認父歸朝「元曲選丙集下 也是園書目著錄小尉遲將鬪將將鞭認父」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元曲選丁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謝金吾詐拆清風府『元曲選丁集上 未著錄』

龐涓夜走馬陵道『元曲選戊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朱太守風雪漁樵記『元曲選戊集下 也是園書目著錄』

孟德耀舉案齊眉『元曲選己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元曲選庚集下 也是園書目著錄』

兩軍師隔江鬪智『元曲選辛集上 未著錄』

玳瑁瑤盆兒鬼『元曲選辛集下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逞風流王煥百花亭『元曲選壬集上 也是園書目著錄』

錦雲堂暗定連環計『元曲選壬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正音選作王允連環計 錢目

作錦雲堂美女連環計』

金水橋陳琳抱妝匣『元曲選壬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風雨像生貨郎旦『元曲選癸集上 正音譜也是園書目著錄』

薩真人夜斷碧桃花『元曲選癸集上 也是園書目著錄夜斷作夜斬』

馮玉蘭夜月泣江舟『元曲選癸集下 未著錄』

右百十六本我輩今日所據以爲研究之資者實止於此此外零星折數如白樸之箭射轉雕費害臣之蘇子瞻風雪貶黃州李進取之神龍殿鑾巴嘖酒趙明道之陶朱公范蠡歸湖鮑天祐之王妙妙死哭秦少游周文質之持漢節蘇武還鄉雍熙樂府中均有一折吾人耳目所及僅至於此至如明季所刊之元人雜劇選古名家雜劇與錢遵王所藏鈔本雖絕不經見要不能遽謂之已佚此外佚籍恐尙有發見之一日但以大數計之恐不能出二百種以上也

### 十一元劇之結構

元劇以一宮調之曲一套爲一折普通雜劇大抵四折或加楔子案說文「六」楔，榘也今木工於兩木間有不固處則斫木札入之謂之楔子亦謂之榘雜劇之楔子亦然四折之外意有未盡則以楔子足之昔人謂北曲之楔子即南曲之引子其實不然元劇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間大抵用仙呂賞花時或端正好二曲唯西廂記第二劇中之楔子則用正宮端正好全套與一折等其實亦楔子也除楔子計之仍爲四折唯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則有五折又有楔子此爲元劇變例又張時起之賽花月秋千記今雖不存然據錄鬼簿所紀則有六折此外無聞焉若西廂記之二十折則自五劇構成合之爲一分之則仍爲五此在元劇中亦非僅見之作如吳昌齡之西游記其書至國初尙存其著錄於也是園書目者云四卷見於曹寅棟亭書目者云六卷明凌濛初西廂序云吳昌齡西游記有六本則每本爲一卷矣凌氏又

云王實甫破窖記脆春園販茶船進梅諫于公高門各有二本關漢卿破窖記澆花且亦有二本此必與西廂記同一體例此外錄鬼簿所載如李文蔚有謝安東山高臥下注云趙公輔次本而於趙公輔之晉謝安東山高臥下則注云次本武漢臣有虎牢關三戰呂布下注云鄭德輝次本而於鄭德輝此劇下則注云次本蓋李武二人作前本而趙鄭續之以成一全體者也餘如武漢臣之曹伯明錯勘贖尙仲賢之崔護謁漿趙子祥之太祖夜斬石守信風月害夫人趙文般之宦門子弟錯立身金仁傑之蔡珠還朝皆注次本雖不言所續何人當亦續西廂記之類然此不過增多劇數而每劇之以四折爲率則固無甚出入也

雜劇之爲物合動作言語歌唱三者而成故元劇對此三者各有其相當之物其紀動作者曰科紀言語者曰賓曰白紀所歌唱者曰曲元劇中所紀動作皆以科字終後人與白並舉謂之科白其實白爲二事輟耕錄紀金人院本謂教坊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科汎或卽指動作而言也賓白則余所見周憲王自刊雜劇每劇題目下卽有全賓字樣明姜南抱璞簡記「續說郭卷十九」曰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相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則賓白又有別矣臧氏元曲選序云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中略」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實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填詞取士說之妄今不必辨至謂賓白爲伶人自爲其說亦頗難通元劇之詞大抵曲白相

生苟不兼作白則曲亦無從作此最易明之理也今就其存者言之則元曲選中百種無不有白此猶可  
諉爲明人之作也然白中所用之語如馬致遠薦福碑劇中之曳刺鄭光祖王粲登樓劇中之點湯一爲  
遼金人語一爲宋人語明人已無此語必爲當時之作無疑至元刊雜劇三十種則有曲無白者誠多然  
其與元曲選複出者字句亦略相同而有曲白相生之妙恐坊間刊刻時刪去其白如今日坊刊脚本然  
蓋白則人人皆知而曲則聽者不能盡解此種刊本當爲供觀劇者之便故也且元劇中賓白鄙俚蹈襲  
者固多然其傑作如老生兒等其妙處全在於白苟去其白則其曲全無意味欲強分爲二人之作安可  
得也且周憲王時代去元未遠觀其所自刊雜劇曲白俱全則元劇亦當如此愈以知臧說之不足信矣  
元劇每折唱者止限一人若末若旦他色則有白無唱若唱則限於楔子中至四折中之唱者則非末若  
旦不可而末若旦所扮者不必皆爲劇中主要之人物苟劇中主要之人物於此折不唱則亦退居他色  
而以末若旦扮唱者此一定之例也然亦有出於例外者如關漢卿之蝴蝶夢第三折則旦之外傑兒亦  
唱尙仲賢之氣英布第四折則正末扮探子唱又扮英布唱張國賓之薛仁貴第三折則丑扮禾且上唱  
正末復扮伴哥唱范子安之竹葉舟第三折則首列禦寇唱次正末唱然氣英布劇探子所唱已至尾聲  
故元刊本及雍熙樂府所選皆至尾聲而止後三曲或後人所加蝴蝶夢薛仁貴中傑及丑所唱者既非  
本宮之曲且刊本中皆低一格明非曲竹葉舟中列禦寇所唱明曰道情至下端正好曲乃入正劇蓋但

以供點綴之用不足破元劇之例也唯西廂記第一第四第五劇之第四折皆以二人唱今西廂只有明人所刊其爲原本如此抑由後人竄入則不可攷矣

元劇脚色中除末旦主唱爲當場正色外則有淨有丑而末旦二色支派彌繁今舉其見於元劇者則末有外末沖末二末小末旦有老旦大旦小旦旦俛色旦搽旦外旦貼旦等番樓集云凡妓以墨點破其面爲花旦元劇中之色旦搽旦殆卽是也元劇有外旦外末而又有外外則或扮男或扮女當爲外末外旦之省外末外旦之省爲外猶貼旦之後省爲貼也案宋史職官志凡直館院則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又武林舊事「卷四」乾淳教坊樂部有衙前有和顧而和顧人中如朱和蔣甯王原全下皆注云次貼衙前意當與貼職之貼同卽謂非衙前而充衙前「衙前謂臨安府樂人」也然則曰沖曰外曰貼均係一義謂於正色之外又加某色以充之也此外見於元劇者以年齡言則有若孛老下兒俛兒以地位職業言則有若孤細酸伴哥禾旦曳刺邦老皆有某色以扮之而其自身則非脚色之名與宋金之脚色無異也

元劇中歌者與演者之爲一人固不待言毛西河詞話獨創異說以爲演者不唱唱者不演然元曲選各劇明云末唱且唱元刊雜劇亦云正末開或正末放則爲且末且唱可知且毛氏連廂之說元明人著述中從未見之疑其言猶蹈明人杜撰之習卽有此事亦不過演劇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概元劇也

演劇時所用之物謂之砌末焦理堂易餘齋錄「卷十七」曰輟耕錄有諸雜砌之目不知所謂按元曲殺狗勸夫祇從取砌末上謂所埋之死狗也貨郎且取砌末付淨科謂金銀財寶也梧桐兩正末引宮娥挑燈拿砌末上謂七夕乞巧筵所設物也陳搏高臥外扮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謂詔書纒帛也冤家債主和尚交砌末科謂銀也誤入桃源正末扮劉晨外扮阮肇帶砌末上謂行李包裹或采藥器具也又淨扮劉德引沙三王留等將砌末上謂春社中羊酒紙錢之屬也余謂焦氏之解砌末是也然以之與雜砌相牽合則頗不然雜砌之解已見上文似與砌末無涉砌末之語雖始見元劇必爲古語案宋無名氏續墨客揮犀「卷七」云問今州郡有公宴將作曲伶人呼細末將來此是何義對曰凡御宴進樂先以弦聲發之然後衆樂和之故號絲抹將來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聲不唯訛其名亦失其實矣又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二」亦云始作樂必曰絲末將來亦唐以來如是余疑砌末或爲細末之訛蓋絲抹一語既訛爲細末其義已亡而其語獨存遂誤視爲將某物來之意因以指演劇時所用之物耳

## 十二元劇之文章

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韓文諍邦奇」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里堂易餘齋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

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詞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尙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尙於其曲者也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被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白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卽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

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爲之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甯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在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



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儘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茲舉數例以證之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我往常在風塵爲歌妓不過多見了幾箇筵席回家來仍作箇自由鬼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內

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秋雲暮尙兀自脚趂起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俺殺生的無緣度

語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又如竇娥冤第二折

(鬪蝦蟆)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病疾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溼或是飢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緞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目撒手如同休棄不是竇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箇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悽愴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

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實白令人忘其爲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觀矣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

(醉春風)空服徧眩藥不能痊知他這臍臍病何日起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會家縹渺呵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呵使著軀殼一會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近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著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

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至寫景之工者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對著這迴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兔起早迎霜犬認得毛蒼人擲起纓鎗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鬚與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郎繞迴郎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瀉泣寒瀉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

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箇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那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雁南翔呀呀的聲嘹亮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甞車半坡裏響

以上數曲真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劇雖淺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茲舉其例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鶯兒我的是顛顛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此猶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馬致遠黃梁夢第四折

(叨叨令)我這裏穩不土坑上迷飈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刺刺陳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著足乞留惡濫的臥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婆沒索的摸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

其更奇絕者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

(古水仙水)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襖廟火刮刮匝匝烈燄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分開交頸疎刺刺沙韃雕鞍撒了鎖鞦廝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了了瓊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

又無名氏貨郎且劇第三折則用疊字其數更多

(貨郎兒六轉)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萬萬點點瀟湘夜雨正值著窄窄狹狹溝溝塹塹路崎嶇黑黑黯黯形雲布赤留赤律瀟瀟灑灑斷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魯魯陰雲開處霍霍閃閃電光星注正值著颼颼摔摔風淋淋淥淥雨高高下下回回答答一水模糊撲撲簸簸溼溼淥淥疎疎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慘慘昏昏瀟湘水墨圖

由是觀之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負於此者實不少也

元曲分三種雜劇之外尙有小令套數小令只用一曲與宋詞略同套數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與雜劇之一折略同但雜劇以代言爲事而套數則以自叙爲事此其所以異也元人小令套數之佳亦不讓於其雜劇茲各錄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見元人之能事也

小令

天淨沙「無名氏 此詞庶齋老學叢談及元刊樂府新聲均不著名氏堯山堂外紀以爲馬致遠撰朱竹垞詞綜仍之不知何據」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套數

秋思「馬致遠 見元刊中原音韻樂府新聲」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傲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小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晚來清鏡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呆「撥不正」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

正補牆東缺竹籬茅舍（離亭宴煞）蛩吟罷一枕纔甯貽雞鳴後萬事無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徹密匝  
匪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閣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滴黃花帶霜烹  
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與頑童記者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天淨沙小令純是天籟彷彿唐人絕句馬東籬秋思一套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  
爲套數中第一誠定論也此二體雖與元雜劇無涉可知元人之於曲天質縱之非後世所能望其項背  
也

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自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甯稱關白馬鄭爲妥也關漢卿一空倚傍自  
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爲元人第一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渾情深文明鄭德輝清麗  
芊絲自成聲逸均不失爲第一流其餘曲家均在四家範圍內唯宮大用瘦硬通神獨樹一幟以唐詩喻  
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仁甫似劉夢得車籬似李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而大用則似韓昌黎以宋詞喻之則  
漢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蘇東坡東籬似歐陽永叔德輝似秦少游大用似張子野雖地位不必同而品格  
則略相似也明寧獻王曲品躋馬致遠於第一而抑漢卿於第十蓋元中葉以後曲家多祖馬鄭而祕漢  
卿故寧王之評如是其實非篤論也

元劇自文章上言之優足以當一代之文學又以其自然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足以供史

家論世之資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語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輯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爲一專書此又言譜學上之事而非此書之所有事也

十三元院本

元人雜劇之外尙有院本輟耕錄云國朝雜劇院本分而爲二蓋雜劇爲元人所創而院本則金源之遺然元人猶有作之者錄鬼簿「卷下」云屈英甫名彥英編一百二十行及看錢奴院本是也元人院本今無存者故其體例如何全不可考唯明周憲王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中有院本一段此段係憲王自撰或剪裁金元舊院本充之雖不可知然其結構簡易與北劇南戲均截然不同故作元院本觀可卽金人院本亦卽此而可想像矣今全錄其文如下

末云小生昨日街上閑行見了四箇樂工自山東瀛州來到此處打趲覓錢小生邀他今日在大姐家慶會小生辰偌早晚還不見來

辦淨同撻譏付末末泥上相見了做院本長壽仙獻香添壽院本上撻云歌聲纔住末泥云絲竹暫停淨云俺四大佳戲向前付末云道甚清才謝樂伎云今日雙秀才的生日您一人要一句添壽的詩撻先云檜柏青松常四時付末云仙鶴仙鹿獻靈芝末泥云瑤池金母蟠桃宴付淨云都活一千八百歲付末打云這言語不成文章再說淨云都活二千五百歲付末云也不成文章淨云有了有了都活三

萬三千三百歲白了鬚白了眉付末云好好到是一個壽星捷云我問你一人要一件祝壽底物捷云我有一幅畫兒上面三個人兒兩個是福祿星君一個是南極老兒問付末云我有一幅畫兒上面四科樹兒兩科是青松翠柏兩科是紫竹靈芝問末泥云我有一幅畫兒上面兩般物兒一個是送酒黃鶴一個是銜花鹿兒淨趨搶云我也有我有一幅圖兒上面一個靶兒我也不識是甚物人都道是春畫兒付末打云這個甚底將來獻壽淨云我子願歡會長生淨趨搶云俺一人要兩般樂器一般是絲一般是竹與雙秀才添壽咱捷云我有一個玉笙有一架銀箏就有一個小曲兒添壽名是醉太平捷唱有一排玉笙有一架銀箏將來獻壽鳳鸞鳴感天仙降庭玉笙吹出悠然興銀箏搗得新詞令都來添壽樂官呈祝千年壽寧

末泥云我有也一管龍笛一張錦瑟就有一個曲兒添壽末泥唱

品龍笛風聲彈錦瑟泉鳴供筵前添壽老人呈慶千春萬齡瑟呵冰蠶吐出絲明淨笛呵紫筠調得聲相應我將這龍笛錦瑟賀昇平飲香醪玉瓶

付末云我也有一面琵琶一管紫簫就有個曲兒添壽付末唱

撥琵琶韻美吹簫管聲齊琵琶簫管慶樽席向筵前奏只琵琶彈出長生意紫簫吹得天仙會都來添壽笑嬉嬉老人呈賀喜



淨趨搶云小子兒也有一條弦兒一個孔兒的絲竹就有一個曲兒添壽淨唱彈棉花的木弓吹柴草的火筒這兩般絲竹不相同是俺付淨色的受用這木弓彈了棉花呵一夜溫暖衣衾重這火筒吹著柴草呵一生飽食憑他用這兩般不受飢不受冷過三冬比你樂器的有功

付末打云付淨的巧語能言淨云說遍這絲竹管絃付末云藍采和手執檀板淨云漢鍾離書捧真筌付末云鐵拐李忙吹玉管淨云白玉蟾舞袖翩翩付末云韓湘子生花藏葉淨云張果老擊鼓喧闐付末云曹國舅高歌大曲淨云徐神翁慢撫琴絃付末云東方朔學躋篋鑿淨云呂洞賓掌記詞篇付末云總都是神仙作戲淨云慶千秋福壽雙全付末云問你付淨的辦個甚色淨云哎哎我辦個富樂院裏樂探官員付末收住世財紅粉高樓酒都是人間喜樂時末云深謝四位伶官逢場作戲果然

是錦心繡口弄月嘲風

此中脚色末泥付末付淨「卽副末副淨」三色與輟耕錄所載院本中脚色同唯有捷譏而無引戲案上文說唱皆捷譏在前則捷譏或卽引戲捷譏之名亦起於宋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中商謎有捷機和尚是也此四色中以付淨付末二色爲重且以付淨色爲尤重較然可見此猶唐宋遺風其中付末打付淨者三次亦古代鶻打參軍之遺而末一段付淨付末各道一句又歐陽公與梅聖俞書所謂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副末接續者也此一段之爲古曲當無可疑卽非古曲亦必全倣古劇爲之

者以其足窺金元之院本故茲著之

院本之體例有白有唱與雜劇無異唯唱者不限一人如上例中捷譏末泥付末付淨各唱醉太平一曲是也明徐充暖姝山筆『續說郛卷十九』曰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絃索者名套數扮演戲跳而不唱者名院本雜劇與套數之別既見上章絕非如徐氏之說至謂院本演而不唱則不獨金人院本以曲名者甚多即上例之中亦有歌曲而水滸傳載白秀英之演院本亦有白有唱可知其說之無根矣且院本一段之中各色皆唱又與南曲戲文相近但一行於北一行於南其質院本與南戲之間其關係較二者之與元雜劇更近以二者一出於金院本一出於宋戲文其根本要有相似之處而元雜劇則出於一時之創造故也

#### 十四南戲之淵源及時代

元劇進步之三大端既於第八章述之矣然元劇大都限於四折且每折限一宮調又限一人唱其律至嚴不容踰越故莊嚴雄肆是其所長而於曲折詳盡猶其所短也至除此限制而一劇無一定之折數一折『南戲中謂之一齣』無一定之宮調且不獨以數色合唱一折并有以數色合唱一曲而各色皆有白有唱者此則南戲之一大進步而不得不大書特書以表之者也

南戲之淵源於宋殆無可疑至何時進步至此則無可攷吾輩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種南戲耳然其淵源

所自或反古於元雜劇今試就其曲名分析之則其出於古曲者更較元北曲爲多今南曲譜錄之存者皆屬明代之作以吾人所見則其最古者唯沈璟之南九宮譜二十二卷耳此書前有李維禎序謂出於陳白二譜然其註新增者不少今除其中之犯曲一卽集曲一不計則仙呂宮曲凡六十九章羽調九章正宮四十六章大石調十五章中呂宮六十五章般涉調一章南呂宮八十四章黃鐘宮四十五章越調五十五章商調三十六章雙調八十八章附錄三十九章都五百四十三章而其中出於古曲者如左出於大曲者二十四

劍器令「仙呂引子」 八聲甘州「仙呂慢詞」 梁州令 齊天樂「以上正宮引子」 普天樂「正宮過曲」 催拍 長壽仙「以上大石調過曲」 大勝樂「疑卽大勝樂」 薄媚「以上南呂引子」 梁州序 大勝樂 薄媚袞「以上南呂過曲」 降黃龍「黃鐘過曲」 入破 出破「以上越調近詞」 新水令「雙調引子」 六么令「雙調過曲」 薄媚曲破「附錄過曲」 入破第一 破第二 袞第三 歇拍 中袞第五 煞尾 出破「以上黃鐘過曲見琵琶記 七曲相連實大曲之七遍而亡其調名者也」

其出於唐宋詞者一百九十

卜算子 番卜算 探春令 醉落魄 天下樂 鵲橋仙 唐多令 似娘兒 鷓鴣天「以上仙

呂引子』 碧牡丹 望梅花 感庭秋 喜還京 桂枝香 河傳序 惜黃花 春從天上來』  
以上仙呂過曲』 河傳 聲聲慢 杜韋娘 桂枝香』以上仙呂慢詞』 天下樂 喜還京』  
以上仙呂近詞』 浪淘沙』羽調近詞』 燕歸梁 上娘子 破陣子 瑞鶴仙 喜遷鶯 緜  
山月 新荷葉』以上正宮引子』 玉芙蓉 錦纏道 小桃紅 三字令 傾盃序 滿江紅急  
醉太平 雙鷓鴣 洞仙歌 醜奴兒近』以上正宮過曲』 安公子』正宮慢詞』 東風第  
一枝 少年游 念奴嬌 燭影搖紅』以上大石引子』 沙塞子 沙塞子急 念奴嬌序 人  
月圓』以上大石過曲』 暮山溪 烏夜啼 醜奴兒』以上大石慢詞』 插花三臺』大石近  
詞』 紛蝶兒 行香子 菊花新 青玉案 尾犯 剔銀燈引 金菊對芙蓉』以上中呂引子  
』泣顏回』見太平廣記有哭顏回曲』 好事近 駐馬聽 古輪臺 漁家傲 尾犯序 丹鳳  
吟 舞霓裳 山花子 千秋歲』以上中呂過曲』 醉春風 賀聖朝 沁園春 柳梢青』以  
上中呂慢詞』迎仙客』中呂近詞』 哨徧』般涉詞慢詞』 戀芳春 女冠子 臨江仙 一  
翦梅 虞美人 意難忘 薄倖 生查子 于飛樂 步蟾宮 滿江紅 上林春 滿園春』以  
上南呂引子』 賀新郎 賀新郎衰 女冠子 解連環 引駕行 竹馬兒 繡帶兒 瑣窗寒  
阮郎歸 浣溪沙 五更轉 滿園春 八寶妝』以上南呂過曲』 賀新郎 木蘭花 烏夜

啼「以上南呂慢詞」絳都春 疎影 瑞雲漢 女冠子 點絳脣 傳言玉女 西地錦 玉漏遲「以上黃鐘引子」絳都春序 畫眉序 滴滴金 雙聲子 歸朝歡 春雲怨 玉漏遲序 傳言玉女 侍香金童 天仙子「以上黃鐘過曲」浪淘沙 霜天曉角 金蕉葉 杏花天 祝英臺近「以上越調引子」小桃紅 雁過南樓 亭前柳 繡停針 祝英臺 憶多嬌 江神子「以上越調過曲」鳳凰閣 高陽臺 憶秦娥 道遙樂 澆池游 三臺令 二郎神慢 十二時「以上商調引子」滿園春 高陽臺 擊梧桐 二郎神 集賢賓 鶯啼序 黃鶯兒「以上商調過曲」集賢賓 永遇樂 熙州三臺 解連環「以上商調慢詞」驟雨打新荷「小石調近詞」真珠簾 花心動 謁金門 惜奴嬌 寶鼎現 搗練子 風入松慢 海棠春 夜行船 賀聖朝 秋蕊香 梅花引「以上雙調引子」畫錦堂 紅林擒 醉公子「以上雙調過曲」柳搖金 月上海棠 柳梢青 夜行船序 惜奴嬌 品令 豆葉黃 字字雙 玉交枝 玉抱肚 川撥棹「以上仙呂入雙調過曲」紅林擒 泛蘭舟「以上雙調慢詞」帝臺春「附錄引子」鶴沖天 疎影「以上附錄過曲」

出於金諸宮調者十三

勝葫蘆 美中美「以上仙呂過曲」石榴花 古輪臺 鶻打兔 麻婆子 茶蘼香 榜拍「以

上中呂過曲」一枝花「南呂引子」出隊子 神仗兒 啄木兒 刮地風「以上黃鐘過曲」  
「山麻階」越調過曲」

出於南宋唱賺者十

賺 薄媚賺「以上仙呂近詞」賺 黃鐘賺「以上正宮過曲」本宮賺「大有過曲」本  
宮賺 梁州賺「以上南呂過曲」賺「南呂近詞」本宮賺「越調過曲 入賺「越調近詞」  
同於元雜劇曲名者十有三

青哥兒「仙呂過曲」四邊靜「正宮過曲」紅繡鞋 紅芍藥「以上中呂過曲」紅衫兒「  
南呂過曲」水仙子「黃鐘過曲」秀廝兒 梅花酒「以越調上曲」綿近絮「越調搭  
詞」梧葉兒「商調過曲」五供養「雙調過曲」沈醉東風 雁兒落 步步嬌「以上仙呂  
入雙調過曲」貨郎兒「附錄過曲」

其有古詞曲所未見而可知其出於古者如左

紫蘇丸「仙呂過曲」事物紀原「卷九」吟叫條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遠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  
之戲蓋自至和嘉祐之間叫紫蘇丸泊樂工杜人經十叫子始也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俱  
不同故市人採其聲調間以詞章以爲戲曲也則紫蘇丸乃北宋叫聲之遺南宋賺詞中猶有此曲見

#### 第四章

好女兒 縷縷金 越恁好『均中呂過曲』 均見第四章所錄南宋賺詞

耍鮑老『中呂過曲』 又『黃鐘過曲』 鮑老催『黃鐘過曲』 見第八章鮑老兒條

合生『中呂過曲』 見第六章

柷歌『中呂過曲』 園林柷歌『越調過曲』 事物紀原『卷九』有柷歌一條又武林舊事『卷

二』舞隊中有男女柷歌

大逐鼓『南呂過曲』 見第三章

劇袞『南呂過曲』 山東劉袞『仙呂入雙調過曲』 武林舊事『卷四』雜劇三甲內中祇應一甲五

人內有次淨劉袞又『卷二』舞隊中有劉袞又金院本名目中有調劉袞一本

太平歌『黃鐘過曲』 南本宮本雜劇段錢手帕饜下註小字太平歌

蠻牌令『越調過曲』 見第八章六國朝條

四國朝『雙調引子』 見第八章六國朝條

破金歌『仙呂入雙調過曲』 此詞云破金必南宋所作也

中都俏『附錄過曲』案金以燕京爲中都元世祖至元元年又改燕京爲中都九年改大都則此爲金

人或元初遺曲也

以上十八章其爲古曲或自古曲出蓋無可疑此外想尙不少總而計之則南曲五百四十三章中出於古曲者凡二百六十章幾當全數之半而北曲之出於古曲者不過能舉其三分之一可知南曲淵源之古也

南戲之曲名出於古曲者其多如此至其配置之法一齣中不以一宮調之曲爲限頗似諸宮調其有一齣首尾只用一曲終而復始者又頗似北宋之傳踏又琵琶記中第十六齣有大曲一段凡七遍雖失其曲名且其各遍之次序與宋大曲不盡合要必有所出可知南戲之曲亦綜合舊曲而成並非出於一時之創造也

更以南戲之材質言之則本於古者更多今日所存最古之南戲僅荆劉拜殺與琵琶記五種耳荆謂荆釵劉謂白兔拜殺則謂拜月殺狗二記此四本與琵琶均出於元明之間「見下」然其源頗古施恩山矩齋雜記云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尙氣誼王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入罪汝權慙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謬其事以汚之温州周天錫字懋寵嘗辨其誣見竹懶新著施氏之說信否不可知要足備參攷也白兔記演李三娘事然元劉唐卿已有李三娘麻地捧印雜劇則亦非創作矣殺狗則元蕭德祥有王脩然斷殺狗勸夫雜劇拜月之先已有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王實



甫才子佳人拜月亭二劇琵琶則陸放翁既有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而金人院本名目亦有蔡伯喈唱  
本文祝允明猥談謂南戲余見舊牒其時有趙閔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案  
元岳伯川呂洞賓度鐵拐李岳雜劇第二折煞尾云你學那守三貞趙真女羅裙包土將墳臺建則其事  
正與琵琶記中之趙五娘同岳伯川元初人則元初確有此南戲矣且今日琵琶記傳本第一齣末有四  
語末二語云有貞有烈趙真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此四語實與北劇之題目正名相同則雖今本琵琶記  
其初亦當名趙真女或蔡伯喈而琵琶之名乃由後人追改則不徒用其事且襲其名矣然則今日所傳  
最古之南戲其故事關目皆有所由來視元雜劇對古劇之關係更爲親密也

南戲始於何時未有定說明祝允明猥談「續說郛卷四十六」云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  
温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閔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云云其言出於宣和  
之後不知何據以余所攷則南戲當出於南宋之戲文與宋雜劇無涉唯其與温州相關係則不可誣也  
戲文二字未見於宋人書中然其源則出於宋季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云南宋都杭吳興與切鄰故其戲  
文如樂昌分鏡等唱念呼吸皆如約韻「謂沈韻納」此但渾言南宋不著其爲何時劉一清錢唐遺事  
則云賈似道少時佻儻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閒行或飲於伎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于都下  
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爲之則戲文於度宗咸淳四五年間既已盛行尙不言其始於何時也葉子奇草

木子則云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案宋官本雜劇中有王魁三鄉題其翻爲戲文不知始於何時要在宋亡前百數十年間至以戲文爲永嘉人所作亦非無據案周密癸辛雜志別集上紀温州樂清縣僧祖傑楊髡之黨中略旁觀不平乃撰爲戲文以廣其事又撰琵琶記之高則誠亦温州永嘉人葉盛菴竹堂書目有東嘉韞玉傳奇則宋元戲文大都出於温州然則葉氏永嘉始作之言祝氏温州雜劇之說其或信矣元一統後南戲與北雜劇並行青樓集云龍樓景丹墀秀皆金門高之女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錄鬼簿謂南北調合腔自沈和甫始又云蕭德祥凡古文俱槩括爲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等以南曲戲文四字連稱則南戲出於宋末之戲文固昭昭矣

然就現存之南戲言之則時代稍後後人稱荆劉拜殺爲元四大家明無名氏亦以荆釵記爲柯丹邱撰世亦傳有元刊本貴憲劉氏有之余未見然聞繆蓺風秘監言中有制義數篇則爲洪武後刊本明矣然柯敬仲未聞以製曲稱想舊本當題丹邱子或丹邱先生撰丹邱子者明寧獻王追號也千頃堂書目有丹邱子太和正音曲二卷譜中亦自稱丹邱先生其實此書乃寧獻王撰故書中著錄訖於明初人也後人不知見丹邱二字卽以爲敬仲耳白兔記不知撰人殺狗記據靜志居詩話卷四一則爲徐暉所作暉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歸則其人至明初尙存其製作之時在元在明

已不可考矣拜月亭「其刻於六十種曲中者易名幽閨記」則明王元美何元朗臧晉叔等皆以爲元施君美「惠」所撰君美杭人卒於至順至正間然錄鬼簿謂君美詩酒之暇唯以填詞和曲爲事有古今砌話編成一集而無一語及拜月亭雖錄鬼簿但錄雜劇不錄南戲然其人苟有南戲或院本亦必及之如范居中屈彥英蕭德祥等是也則拜月是否出君美手尙屬疑問唯就曲文觀之定爲元人之作當無大謬而其撰人與時代確乎可知者唯琵琶一記耳

作琵琶者人人皆知其爲高則誠然其名則或以爲高拭或以爲高明其字則或以爲則誠或以爲則成蔣仲舒堯山堂外記「卷七十六」高拭字則成作琵琶記者或謂方谷真據慶元時有高明者避地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中略」案高明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其宗則誠非則成也或曰二人同時同郡字又同音遂誤耳以上皆蔣氏說王元美藝苑卮言亦云南曲高拭則誠蓋掩前後朱竹垞靜志居詩話於高明條下引外紀之說復云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則蔣氏之言或有所據云云余案元刊本張小山北曲聯樂府前有海粟馮子振燕山高拭題詞此卽涵虛子曲譜中之高拭琵琶乃南曲戲文則其作者自當爲永嘉之高明而非燕山之高拭况明人中如姚福青溪暇筆出藝蘅留青日札皆以作琵琶者爲高明當不謬也既爲高明則其字自當爲則誠而非則成至其作琵琶記之時代則據青溪暇筆及留青日札均謂在寓居櫟社之後其寓居櫟社據留青日札及列朝詩集又在方國珍降

元之後按國珍降元者再其初降時尚未據慶元其再降則在至正十六年則此記之作亦在至正十六年以後矣然留青日札又謂高皇帝微時嘗奇此戲案明太祖起兵在至正十二年閏二月若微時已有此戲則當成於十二年以前又日札引一說謂初東嘉以伯喈爲不忠不孝夢伯喈謂之曰公能易我爲全忠全孝當有以報公遂以全忠全孝易之東嘉後果發解案則誠中進士第在至正五年則成書又當在五年以前然明人小說所載大抵無稽之說寧從青溪暇筆及留青日札前說謂成書於避地樸社之後爲較妥也

由是觀之則現存南戲其最古者大抵作於元明之間而草木子反謂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此謂元人雜劇」特盛南戲遂絕者果何說歟曰葉氏所記或金華一地之事然元代南戲之盛與其至明初而衰息此亦事實不可誣也沈氏南九宮譜所選古傳奇如劉盼盼王煥韓壽朱買臣古西廂玉魁孟姜女冤家債主玩江樓李勉燕子樓鄭孔目牆頭馬上司馬相如進梅諫詐妮子復落倡崔護等其名各與宋雜劇段數金院本名目元人雜劇相同復與明代傳奇不無疑皆元人所作南戲此外命名相類者亦尚有二十餘種亦當爲同時之作也而自明洪武至成宏間則南戲反少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原明之南曲謂四節連環繡襦之屬出於成宏間始爲時所稱則元明之間南曲一時衰熄事或然也觀明初曲家所作雜劇多而傳奇絕少或足證此事歟

十五元南戲之文章

元之南戲以荆劉拜殺並稱得琵琶而五此五本尤以拜月琵琶爲眉目此明以來之定論也元南戲之佳處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則亦不過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故元代南北二戲佳處略同唯北劇悲壯沈雄南戲清柔曲折此外殆無區別此由地方之風氣及曲之體製使然而元曲之能事則固未有間也

元人南戲推拜月琵琶明代如何元朗臧晉叔沈德符輩皆謂拜月出琵琶之上然拜月佳處大都蹈襲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但變其體製耳明人罕視關劇又尙南曲故盛稱之今舉其例資讀者之比較焉

關劇第一折

(油葫蘆)分明是風雨催人辭故國行一步一太息兩行愁淚臉邊垂一點雨間一行悽惶淚一陣風對一聲長吁氣百忙裏一步一撒索與他一步一提這一對繡鞋兒分不得幫和底稠緊緊粘稊稊帶着淤泥

南戲拜月亭第十三齣

(剔銀燈)『老旦』迢迢路不知是那裏前途去安身在何處『旦』一點點雨間著一行行悽惶淚

一陣陣風對著一聲聲愁和氣「合」雲低天色向晚子母命存亡兀自尙未知

(攤破地錦花)「且」繡鞋兒分不得幫和底一步步提百忙裏褪了跟兒「老旦」冒雨衝風帶水拖泥「合」步遲遲全沒些氣和力

又如拜月南戲中第三十二齣實爲全書中之傑作然大抵本於關劇第三折今先錄關劇一段如下

且做入房里科小旦云了夜深也妹子你歇息去波我也特睡也小旦云了梅香安排香案兒去我去燒炷夜香咱梅香云了

(伴讀書)你靠欄檻臨窗樹我準備名香藥心事悠悠馮誰說只除向金鼎焚龍麝與你殷勤參拜遙天月此意也无別

(笑和尚)韻悠悠比及把角品絕碧熒熒投致那鐙兒滅薄設設衾共枕空舒設冷冷清不恁迭閑遙遙生枝節悶厭厭怎捱他如年夜梅香云了做燒香科

(倘秀才)天那這一炷香則願削滅俺尊君狠切這一炷香則願俺那拋閃下的男兒較些那一个耶娘不問疊不似俺忒暉劣缺

做拜月科云願天下心厮愛的夫妻永無分離教俺兩口兒早得團圓小旦云了做羞科

(叨叨令)元來你深深的花底將身兒遮搭搭的背後把鞋兒捻澁澁的輕把我裙兒拽熅熅的羞得

我腮兒熱小鬼頭直到撞破我也末哥直到撞破我也末哥我一星星都索從頭兒說

小旦云了妹子你不知我兵火中多得他本人氣力來我已此忘不下他小旦云了打悲科恁姐夫姓蔣名世隆字彥通如今二十三歲也小旦打悲科做猛問科

(倘秀才)來波我怨感我合哽咽不刺你啼哭你爲甚迭小旦云了你莫不元是俺男兒舊妻妾阿是是是當時只爭箇字兒別我錯呵了應者小旦云了你兩個是親弟兄小旦云了做懽喜科

(呆古朶)似恁的呵嚙從今後越索著疼熱休想似在先時節你又是我妹妹姑姑我又是你嫂嫂姐姐小旦云了這般者俺父母多宗派您兄弟无枝葉從今後休從俺耶娘家根脚排只做俺兒夫家親眷者小旦云了若說著俺那相別呵話長

(三煞)他正天行汗病換脈交陽那其間被俺耶把我橫拖倒拽在招商舍硬廝強扶上走馬車誰想舞燕啼鶯翠鸞嬌風撞著猛虎獐狼蝠蠍頑蛇又不敢號咷悲哭又不敢囑付丁寧空則索感歎傷嗟據著那淒涼慘切一霧兒似癡呆

(二煞)則就裏先肝腸眉黛千千浩烟水雲山萬萬疊他便似烈焰飄風劣心卒性怎禁他後擁前推亂棒胡茄阿誰无个老父誰无个尊君誰无个親耶從頭兒看來都不似俺那狼爹爹

(尾)他把世間毒害收拾徹我將天下憂愁結攪絕小旦云了沒盤纏在店舍有誰人廝抬貼那蕭疎

那凄切生分離斷地撇從相別那時節音書无信音絕我這些時眼跳腮紅耳輪熱眠夢交雜不寧貼  
您哥哥暑溼風寒縱較些多被那煩惱憂愁上斷送也 下

拜月南戲第三十二齣全從此出而情更明白曲盡今亦錄一段以比較之

「旦」呀這丫頭去了天色已晚只見半彎新月斜挂柳梢不免安排香案對月禱告一番爭些誤了  
（二郎神慢）拜星月寶鼎中明香滿爇「小旦潛上聽科」「旦」上蒼這一炷香呵願我拋閃下  
的男兒疾效些得再覩同歡同悅「小旦」悄悄輕把衣袂拽却不道小鬼頭春心動也「走科」

「旦」妹子到那裏去「小旦」我也到父親行去說「旦扯科」「小旦」放手我這回定要去  
「旦跪科」妹子饒過姐姐罷「小旦」姐姐請起那嬌怯無言俛首紅暈滿腮頰

（鶯集御林春）恰纔的亂掩胡遮事到如今滿泄姊妹心腸休見別夫妻每是些周折「旦」教我難  
推恁阻罷妹子我一星星對伊仔細從頭說「小旦」姐姐他姓甚麼「旦」姓蔣「小旦」呀他也  
姓蔣叫做甚麼名字「旦」世隆名「小旦」呀他家在那裏「旦」中都路是家「小旦」呀姐姐  
你怎麼認得他他是甚麼樣人「旦」是我男兒受儒業

（前腔）「小旦悲科」聽說罷姓名家鄉這情苦意切悶海愁山將我心上撇不由人不淚珠流血「  
旦」我凄惶是正理只合此愁休對愁人說妹子你啼哭爲何因莫非是我男兒舊妻妾



(前腔)「小旦」他須是瑞蓮親兄「旦」呀元來是令兄爲何失散了「小旦」爲軍馬犯關「旦」是我曉得了散失忙尋相應者那時節只爭个字兒差迭妹子和你比先前又親自今越更著疼熱你休隨著我跟脚久已後是我男兒那枝葉

(前腔)「小旦」我須是你妹妹姑姑你是我嫂嫂又是姐姐未審家兄和你因甚別兩分離是何時節「旦」正遇寒冬冷月恨爹爹將奴拆散在招商舍「小旦」你如今還思量著他麼「旦」思量起痛心酸那其間染病耽疾「小旦」那時怎生割捨得撇了「旦」是我男兒教我怎割捨

(四犯黃鸞兒)「小旦」他直恁太情切你十分忒軟怯眼睜睜忍相拋撇「旦」枉自怨嗟無可計設當不過他搶來推去望前拽「合」意似虺蛇性以蝎螫一言如何訴說

(前腔)「小旦」流水下似馬和車頃刻間途路除他在窮途逆旅應難捨「旦」那時節呵囊篋又竭藥食又缺他那裏悶懣懣捱不過如年夜「合」寶鏡分裂玉釵斷折何日重圓再接

(尾)自從別後信音絕這些時魂驚夢怯莫不是煩惱憂愁將人斷送也

細較南北二戲則漢卿雜劇固酣暢淋漓而南戲中二人對唱亦宛轉詳盡情與詞偕非元人不辦然則拜月縱不出於施君美亦必元代高手也

拜月亭南戲前有所因至琵琶則獨鑄偉詞其佳處殆兼南北之勝今錄其喫糠一節可窺其一斑

「商調過曲」(山坡羊)「且」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遠迢迢不回來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煩的二親輒怯怯不濟事的孤身體衣典盡寸絲不掛體幾番拚死了奴身已爭奈沒主公婆教誰看取思之命飄飄命怎期難推實不不災共危

(前腔)滴溜溜難窮盡的珠淚亂紛紛難寬解的愁緒骨崖崖難扶持的病身戰兢兢難推過的時和歲這糠我待不喫你呵教奴怎忍飢我待喫你呵教奴怎生喫思量起來不如奴先死圖得不知親死時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推實不不災共危奴家早上安排些飯與公婆喫豈不欲買些鮭菜爭奈無錢可買不想公婆抵死埋怨只道奴家背他自喫了甚麼東西不知奴家喫的是米膜糠糍又不敢教他知道便使他埋怨殺我我也不敢分說苦這些糠糍怎生喫得下「喫吐科」

(雙調過曲)「孝順歌」「且」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尙兀自牢咬住糠那你遭驚被椿杆篩你簸揚你喫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喫著苦滋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外淨潛上覷科」

(前腔)「且」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揚作兩處飛一貴與一賤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汲處尋奴家便似糠呵怎的把糠來救得人飢餒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外淨潛下科」

(前腔)「且」思量我生無益死又值甚底不如忍飢死了爲怨鬼只一件公婆老年紀靠奴家相依倚只得苟活片時片時苟活雖容易到底日久也難相聚漫把糠來相比這糠尙兀自有人喫奴家的骨頭知他埋在何處「外淨上」「淨云」媳婦你在這裏喫甚麼「且云」奴家不曾喫甚麼「淨搜衾科」「且云」婆婆你喫不得「外云」咳這是甚麼東西

(前腔)「且」這是穀中膜米上皮「外云」呀這便是糠要他何用「且」將來饑饉可療飢「淨云」呷這糠只好將去喂豬狗如何把來目喫「且」嘗聞古賢書狗彘食人食也強如草根樹皮「外淨云」恁的苦澀東西怕不噎壞了你「且」齧雪吞甌蘇卿健餐松食柏到做得神仙侶這糠呵縱然喫些何慮「淨云」阿公你休聽他說謊這糠如何喫得「且」爹媽休疑奴須是你孩兒的精糠妻室「外淨看哭科」媳婦我元來錯埋怨了你兀的不痛殺我也

此一齣實爲一篇之警策竹垞靜志居詩話謂開則誠填詞夜案燒雙燭填至喫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爲一吳舒冕長生殿傳奇序亦謂則誠居櫟社沈氏樓清夜案歌几上蠟炬二杖光交爲一因名其樓曰瑞光此事固屬附會可知自昔皆以此齣爲神來之作然記中筆意近此者亦尙不乏此種筆墨明以後人全無能爲役故雖謂北劇南戲限於元代可也

### 十六餘論

## 一

由此書所研究者觀之知我國戲劇漢魏以來與百戲合至唐而分爲歌舞戲及滑稽戲二種宋時滑稽戲尤盛又漸藉歌舞以緣飾故事於是向之歌舞戲不以歌舞爲主而以故事爲主至元雜劇出而體製遂定南戲出而變化更多於是我國始有純粹之戲曲然其與百戲及滑稽戲之關係亦非全絕此於第八章論古劇之結構時已略及之元代亦然意大利人馬哥朴遊祿記中記元世祖時曲宴禮節云宴畢徹案伎人入優戲者奏樂者倒植者弄手技者皆呈藝於大汗之前觀者大悅則元時戲劇亦與百戲合演矣明代亦然呂志明宮史「木集」謂鐘鼓司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裝扮者備極世間騙局俗態并閨闈拙婦騃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雜耍把戲等項則與宋之雜扮略同至雜耍把戲則又兼及百戲雖在今日猶與戲劇未嘗全無關係也

## 二

由前章觀之則北劇南戲皆至元而大成其發達亦至元代而止嗣是以後則明初雜劇如谷子敬賈仲名輩矜重典麗尙似元代中葉之作至仁宣間而周憲王有燉最以雜劇知名其所著見於也是園書目者共三十種卽以平生所見者論其所自刊者九種刊於雜劇十段錦者十種而一種複出共得十八種

其詞雖諧穩然元人生氣至是頓盡且中頗雜以南曲且每折唱者不限一人已失元人法度矣此後唯王濛陂九思康對山海皆以北曲擅場而二人所作杜甫游春中山猿二劇均鮮動人之處徐文長謂之四聲猿雖有佳處然不逮元人遠甚至明季所謂雜劇如汪伯玉道昆陳玉陽與郊梁伯龍辰魚梅禹金鼎祚王辰玉衡卓珂月人月所作蒐於盛明雜劇中者既無定折又多用南曲其詞亦無足觀南戲亦然此戲明中葉以前作者寥寥至隆萬後始盛而尤以吳江沈伯英環臨川湯養仍顯祖爲巨擘沈氏之詞以合律稱而其文則庸俗不足道湯氏才思誠一時之雋然較之元人顯有人工與自然之別故余謂北劇南戲限於元代非過爲苛論也

### 三

雜劇院本傳奇之名自古迄今其義頗不一宋時所謂雜劇其初殆專指滑稽戲言之孔平仲談苑一卷五「山谷云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呂本平童蒙訓亦云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打猛諢出夢梁錄亦云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故第二章所集之滑稽戲宋人恒謂之雜劇此雜劇最初之意也至武林舊事所載之官本雜劇段數則多以故事爲主與滑稽戲截然不同而亦謂之雜劇蓋其初本爲滑稽戲之名後擴而爲戲劇之總名也元雜劇又與宋官本雜劇截然不同至明中葉以後則以戲曲之短者爲雜劇其折數則自一折以至六七折皆有之又舍北曲而用南曲又非元人所謂雜劇矣

院本之名義亦不一金之院本與宋雜劇略同元人既創新雜劇而又有院本則院本殆即金之舊劇也然至明初則已有謂元雜劇爲院本者如草木子所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者實謂北雜劇也顧起元客座贅語謂南都萬歷以前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四大套者此亦指北雜劇言之也然明文林瑯琊漫鈔「苑錄彙編卷一百九十七」所紀太監阿丑打院本事與萬歷野獲編「卷六十二」所紀郭武定家優人打院本事皆與唐宋以來之滑稽戲同則猶用金元院本之本義也但自明以後大抵謂北劇或南戲爲院本野獲編謂逮本朝院本久不傳今尙稱院本者猶沿宋元之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尙是院本模範云云其以董西廂爲院本固誤然可知明以後所謂院本實與戲曲之意無異也傳奇之名實始於唐唐裴鏞所作傳奇六卷本小說家言此傳奇之第一義也至宋則以諸宮調爲傳奇武林舊事所載諸色伎藝人諸宮調傳奇有高郎婦黃淑卿王雙蓮袁太道等夢梁錄亦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即碧雞漫志所謂澤州孔三傳首唱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者也則宋之傳奇即諸宮調一謂之古傳與戲曲亦無涉也元人則以元雜劇爲傳奇錄鬼簿所著錄者均爲雜劇而錄中則謂之傳奇又楊鐵崖元宮詞云「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詔路都教唱此詞案尸諫靈公乃鮑天祐所撰雜劇則二人均以雜劇爲傳奇也至明人則以戲曲之長者爲傳奇」如沈璟北九宮譜等」以與北雜劇相別乾隆間黃文暘編曲海目遂分戲曲爲

雜劇傳奇二種作曩作曲錄從之蓋傳奇之名至明凡四變矣

戲文之名出於宋元之間其意蓋指南戲明人亦多用此語意亦略同唯野獲編始云自北有西廂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倍雜劇則戲曲之長者不問北劇南戲皆謂之戲文意與明以後所謂傳奇無異而戲曲之長者北少而南多故亦恆指南戲要之意義之最少變化者唯此一語耳

至我國樂曲與外國之關係亦可略言焉三代之頃廟中已列夷蠻之樂漢張騫之使西域也得摩訶兜勒之曲以歸至晉呂光平西域得龜茲之樂而變其聲魏太武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龜茲之樂亦於後魏時入中國至齊周二代而胡樂更盛隋志謂齊後主唯好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乎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弼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曹妙達之祖曹婆羅門受琵琶曲於龜茲商人蓋亦西域人也一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厭使胡兒闍官之輩齊唱和之北周亦然太祖輔魏之時得高昌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及武帝大和六年羅掖庭四夷樂其後帝娉皇后於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故齊周二代並用胡樂至隋初而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而龜茲之八十四調遂由蘇祇婆鄭譯而顯當時九部伎除清樂文康爲江南舊樂外餘七部皆胡樂也有唐仍之其大曲法曲大抵胡樂而龜茲之八十四

調其中二十八調尤爲盛行宋教坊之十八調亦唐二十八調之遺物北曲之十二宮調與南曲之十三宮調又宋教坊十八調之遺物也故南北曲之聲皆來自外國而曲亦有自外國來者其出於大曲法曲等自唐以前入中國者且勿論卽以宋以後言之則徽宗時蕃曲復盛行於世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云徽宗政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著北服之類並禁止支賞其後民間不廢鼓板之戲第改名太平鼓云云至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因撰爲賺「見上」則北曲中之太平令與南曲中之太平歌皆北曲子又第四章所載南宋賺詞其結構似北曲而曲名似南曲者亦當自蕃曲出而南北曲之賺又自賺詞出也至宣和末京師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曲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皆能歌之「見上」今南北曲中尙有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兒此亦蕃曲而於宣和已時已入中原矣至金人入中國而女真樂亦隨之而入中原音韻謂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聲歌之雖字有舛訛不傷於音律者不爲害也則北曲雙調中之風流體等實女真曲也此外如北曲黃鐘宮之者刺古雙調之阿納忽古都白唐兀歹阿忽令越調之拙魯速商調之浪來裏皆非中原之語亦當爲女真或蒙古之曲也

以上就樂曲之方面論之至於戲劇則除撿頭一戲自西域入中國外別無所聞遼金之雜劇院本與唐宋之雜劇結構全同吾輩寧謂遼金之劇皆自宋往而宋之雜劇不自遼金來較可信也至元劇之結構



誠爲創見然創之者實爲漢人而亦大用古劇之材料與古曲之形式不能謂之自外國輸入也

至我國戲曲之譯爲外國文字也爲時頗早如趙氏孤兒則法人特赫爾特 Du Haubt 實譯於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裘利安 J. Fabre 又重譯之又英人大維斯 Davis 之譯老生兒在千八百十七年其譯漢宮秋在千八百二十九年又裘利安所譯尙有灰園記連環計看錢奴均在千八百三十四年間而拔殘 Bell 氏所譯尤多如金錢記鴛鴦被賺通合汗衫來生債薛仁貴鐵拐李秋胡戲妻倩女離魂黃梁夢昊天塔惡字記竇娥冤貨郎且皆其所譯也此種譯書皆據元曲選而元曲選百種中譯成外國文者已達三十種矣

附錄

元戲曲家小傳『今取有戲曲傳於今者爲之傳』

一 雜劇家

關漢卿不知其爲名或字也號己齋叟大都人金末以解元貢於鄉後爲太醫院尹則亦未知其在金世歟元世歟元初大名王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由是其名益著漢卿與之善王嘗以譏諷加之漢卿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漢卿來弔唁詢其由或曰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曰此玉筍也漢卿曰我道你

不識不是玉筋是噪咸發一笑或戲漢卿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噪又愛評人之過者亦謂之噪故云爾『錄鬼簿參毘耕錄鬼董跋堯山堂外紀』

高文秀東平人府學生早卒『錄鬼簿』

鄭廷玉彰德人『同上』

白樸字太素一字仁甫號蘭谷陳州人後居真定故又爲真定人焉祖元遺山爲作墓表所謂善人白公是也父華字文舉號寓齋仕金貴顯爲樞密院判官金史有傳仁甫爲寓齋仲子於遺山爲通家姓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望以北渡自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姪不啻過之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願我真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卜築於滹陽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爲後進之翹楚遺山每遇之必問爲學次第嘗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生長見聞學問博覽然自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滿目山川之歎遠亡國恒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中統初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至元一統後徙家金陵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日以詩酒優遊用示雅志詩詞篇翰在在有之後以子貴贈嘉議大夫掌禮儀院大卿著有天籟詞二卷『金史白華傳錄鬼簿元遺山文集王博文孫大雅天籟集序』

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任江浙行省務官『錄鬼簿』

李文蔚真定人江州路瑞昌縣尹『同上』

李直夫女直人居德興府一稱蒲察李五『同上』

吳昌齡西京人『同上』

王寶甫大都人『同上』

武漢臣濟南府人『同上』

王仲文大都人『同上』

李壽卿太原人將仕郎除縣丞『同上』

尙仲賢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同上』

石君寶平陽人『同上』

楊顯之大都人與漢卿莫逆交凡有珠玉與公校之『同上』

紀君祥『一作天祥』大都人與李壽卿鄭廷玉同時『同上』

戴善甫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同上』

李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人『同上』

張國賓『一作國寶』大都人卽喜時營教坊句管『同上』

石子章大都人與元遺山李顯卿同時『錄鬼簿遺山集寓庵集』

孟漢卿亳州人『錄鬼簿』

李行道『一作行甫』絳州人『同上』

王伯成涿州人有天寶遺事諸宮調行於世『同上』

孫仲章大都人或云姓李『同上』

岳伯川濟南人或云鎮江人『同上』

康進之棗州人一云姓陳『同上』

狄君厚平陽人『同上』

孔文卿平陽人『同上』

張壽卿東平人浙江省掾史『同上』

李時中大都人『同上』

楊梓字□□海鹽人至元三十年二月元師征爪哇公以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隨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伊克穆蘇以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爪哇降公引其宰相昔刺難答吒耶等五十餘

人來迎後爲安撫總使官至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卒贈兩浙都轉運使上戴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諡康惠公節挾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所製樂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卽歌聲高引可徹雲漢而公獨得其傳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公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特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少公次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交樂府擅場以故楊氏家僮千指無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於浙右云「元史爪哇傳元桃桐壽樂郊私語明董穀續激水志」

宮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鈞臺書院山長爲權豪所中事獲辨明亦不見用卒於常州「錄鬼簿」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病卒火葬於西湖之靈芝寺俗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爲德輝也「同上」

范康字子安杭州人明性理善講解能詞章通音律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貶夜郎乃編杜子美游曲江一下筆卽新奇蓋天資卓異人不可及也「同上」

曾瑞字瑞卿大興人自北來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羨錢唐景物之盛因而家焉神采卓異衣冠整肅優游於市井洒然如神仙中人志不屈物故不願仕自號褐夫江湖之達者歲時餽送不絕遂得以徜徉卒歲

善丹青能隱語小曲有詩酒餘音行於世「同上」

喬吉「一作吉甫」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趙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江湖間四十年欲刊行所作竟無成事者至正五年病卒於家嘗謂作樂府亦有法鳳頭豬肚豹尾是也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明李中麓輯其所作小令爲惺惺道人樂府一卷與小山樂府並刊焉「錄鬼簿參輟耕錄」

奏簡夫初擅名都下後居杭州「錄鬼簿」

蕭德祥號復齋杭州人以醫爲業凡古文俱鑿括爲南曲街市盛行所作雜劇外又有南曲戲文等「同上」

朱凱字士凱所編昇平樂府及隱語包羅天地謎語皆大梁鐘嗣成爲之序「同上」

王晔字日華杭州人能詞章樂府所製工巧又嘗作優戲錄楊鐵崖爲之序云佚儒奇偉之戲出於古亡國之君春秋之世陵鑠大諸侯後代離析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爲大劇蓋在誅絕之法而太史公爲滑稽者作傳取其談言微中則感世道者實深矣錢唐王晔集歷代之優辭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靈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太史公之旨其有概於中者乎予聞仲尼論諫之義有五始曰諛諛終曰諛諫

且曰吾從者諷乎蓋以諷之效從容一言之中而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者之所不及也及觀優之寓於諷者如漆城瓦衣雨稅之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煩乎牽裾伏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絕而優諫之功豈可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刳腸申漸高之飲酖敬新磨之免戮疲令楊花飛之易亂主於治君子之論且有謂臺官不如伶官至其錫教及於彌侯解愁其死也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三喏於此矣故吾於擘之編爲書如此使覽者不徒爲軒渠一噓之助則知擘之感太史氏之感也歟至正六年秋七月序『錄鬼簿東維子文集』

## 二南戲家

施惠『一云姓沈』字君美杭州人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爲業巨目美髯好談笑詩酒之暇唯以填詞和曲爲事有古今砌話編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錄鬼簿』

高明字則誠温州瑞安人『玉山草堂雅集列朝詩集皆云永嘉平陽人』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江闈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初方國珍叛省臣以則誠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後仍以江西福建官佐幕事與幕府論事不合國珍就撫欲留寘幕下不從即日解官旅寓鄞襟社沈氏以詞曲自娛明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病辭歸卒於寧海則誠所交皆當世名士嘗往來無錫顧阿瑛玉山草堂阿瑛選其詩入草堂雅集稱其長才碩學爲時名流其爲浙幕都事與歸温州也

會稽楊維禎與東山趙汭作序送之嘗有岳鄂王墓詩云莫向中州歎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廿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又嘗作烏寶傳『謂鈔也』雖以文爲戲亦有裨於世教其卒也孫德陽以詩哭之曰亂離遭世變出處嘆才難墜地文將喪憂天寢不安名題前進士爵署舊郎官一代儒林傳真堪入史刊所著有柔克齋集『輟耕錄玉山草堂雅集東維子文集留青日札列朝詩集靜志居詩話』

徐暉字仲田淳安人明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嘗謂吾詩文未足品藻唯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有葉兒樂府滿庭芳云烏紗裹頭清霜籬落黃葉林邱淵明彭澤辭官後不事王侯愛的是青山舊友喜的是綠酒新菖相拖逗金樽在手爛醉菊花秋比于張小山馬東籬亦未多遜有巢松集『靜志居詩話』

附考 元代曲家與同時人同姓名者不少就見聞所及則有三白賁三劉時中三趙天錫二馬致遠二趙良弼二秦簡夫二張鳴善中州集有白賁汴人自上世以來至其孫淵俱以經術著名此一白賁也元遺山善人白公墓表次子賁『卽仁甫仲父』則隴州人此又一白賁也曲家之白无咎亦名賁姚際恒好古堂書畫記白賁字无咎大德間錢唐人是也元史世祖紀以劉時中爲宣慰使安輯大理此一劉時中也遂昌雜錄又有劉時中名致曲家之劉時中則號逋齋洪都人官學士陽春白雪所謂古洪劉時中者是也『此與遂昌雜錄之劉時中時代略同或係一人』世祖武臣有趙天錫冠氏人



元史有傳遂昌雜錄謂今河南行省參事宛邱趙公名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邱公諱祐字天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此又一趙天錫也曲家之趙天錫則汴梁人官鎮江府判者也馬致遠其一製曲者爲大都人一爲金陵人卽馬文璧「琬」之父見張以寧翠屏集趙良弼一爲世祖大臣元史有傳一爲東平人卽見於錄鬼簿者也秦簡夫一名略陵川人與元遺山同時一爲製曲者卽錄鬼簿所謂見在下擅名近歲來杭者也張鳴善一名擇平陽人「或云湖南人」爲江浙提學謝病隱居吳江見王逢梧溪集一爲揚州人宣慰司令史則製曲者也元代曲家名位既微傳記更闕恐世或疑爲一人故附著焉



